



宋元通鑑卷第十六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十六

起癸亥至辛未凡九年

仁宗一



天聖元年春正月丙寅朔改元庚午契丹使初來賀

長寧節 癸未命三司節浮費遂立計置司罷摧茶

鹽行貼射通商法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負益衆

佛老夷狄蠹耗中國百姓縱侈而上下困于財三司

使李諮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

李諮
俞獻卿

得人

堽法

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抹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領之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推貨務給券以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為虛實三估謂之三說至用十四錢易官錢百其法屢更不能無弊上命諮等按歲入登耗更定之諮等言淮南十三場茶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實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為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是則

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說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諮等又以鹽之類有二解池引水而成曰顆鹽淮浙蜀廣鬻海或井或鹹而成曰末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

輸邊粟

舉諫官御
史

宋祁

宋庠

計歲入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
專令兩池入中並邊芻粟上皆從之 二月壬戌減
諸節齋醮道場 三月辛卯司天監張奎運上崇天
曆 夏四月丁巳詔近臣舉諫官御史各一人 五
月庚午詔禮部貢舉時宋庠與第祁同舉進士禮部
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第先兄擢庠第
一真祁第十人呼曰大宋小宋庠初名郊李淑恐其
先已以竒中之言曰姓同國號各應郊天甚爲不祥
帝弗爲意他日以諭之因改名庠 庚寅議皇太后
儀衛制同乘輿 六月甲辰罷江寧府溧水縣采丹

砂乙卯禁毀錢鑄鐘 秋七月辛巳蠲天下逋負時
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闢帝益務約
已愛人乃下詔曰今宿麥既登秋種向茂其令州縣
諭民務謹蓋藏無或妄費上書者言賦役未均田制
不立因詔限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牙前將吏應
復役者毋過十五頃止一州之內過是者論如違制
律以田賞告者旣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牽
於陰陽之說至不敢舉事又聽數外置墓田五頃而
任事者終以限田不便未幾即廢 八月減天下臯
一等 九月丙寅馮拯罷拯氣貌嚴重而乏風節議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論多迎合上意平居自奉侈靡外示儉陋人不能知
至是以疾罷 以王欽若同平章事欽若再相以帝
初臨政謂百官叙進皆有常法爲圖以獻然亦不能
大用事如真宗朝矣 閏月戊戌故相寇準卒于雷
州準字平仲華州人舉進士知巴東縣歷相位初太
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不豫遣人
取自洛至則沐浴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
臥具就榻而逝詔許歸葬西京道出公安人皆路祭
插竹焚紙相傳謂枯竹生笋誠若是準之至誠格天
不啻周公之感大風雷電矣然黨朱能比懷政益不

枯竹生笋
意者未上
天書前

能無間然也要亦準之功大望隆或者附會其說云
巳亥馮拯卒拯字道濟河陽人初拯父爲趙普勾
當家事一日普下簾獨坐拯方十餘歲彈雀簾下普
熟視之召坐與語其父遽至惶恐謝過普曰吾視汝
子異日當至吾位果舉進士位至輔相豈爵位顯晦
自有定數固不問其人品之如何也 冬十月辛酉
朔徙陝西緣邊軍馬屯內地 翰林侍講學士孫奭
言郊廟二舞失序願下有司考議於是學士承旨劉
筠等議曰周人奏清廟以祀文王執競以祀武王漢
高帝文帝亦各有舞至唐有事太廟每室樂歌異名

廟禮

蓋帝王功德既殊舞亦隨變屬者有司不詳舊制奠獻止登歌而樂舞不作其失明甚請如舊制宗廟酌獻復用文舞皇帝還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亞獻酌醴已武舞作至三獻已奠還位則止蓋廟室各頌功德故文舞迎神後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則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獻惟登歌奏禧安之樂而縣樂舞綴不作亞獻終獻仍用武舞詔從之 十一月丁酉禁江南巫邪先是洪州俗尚鬼多巫覡惑民凡已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得知州夏竦索部中幾二千家勒令還農毀其淫祠以聞至是詔江浙荆

夏竦

湖閩廣凡挾邪術害人者悉禁絕之 戊午置益州交子務初張詠知益州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使富民主之後富民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山張若谷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議立務於益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緡爲額

二年春二月庚午遣內臣收瘞汴口流屍仍祭奠之三月癸卯王欽若上真宗實錄是月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四百八十五人是科得尹洙周

尹洙
周堯卿

胡宿
葉清臣

堯卿胡宿而葉清臣預焉 夏四月辛酉詔三司歲
市絀絹非土產者罷之 五月朔司天監奏日食不
應中書奉表稱賀 六月壬申罷天慶天祺天貺先
天降聖節宮觀然燈 秋七月癸丑奉安真宗御容
于玉清昭應宮安聖殿 八月丙辰詔舉官已遷改
而貪汚者舉主以狀聞聞而不以實者坐之 己卯
帝臨國子監謁孔子遂謁武成王廟 甲申太白入
太微垣 九月辛卯祀太一宮賜道左耕者茶帛
冬十月丙辰奉安真宗御容于洪福院 十一月乙
巳立皇后郭氏后平盧節度使崇之孫女時張美人

郭皇后

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見疎
十二月庚午詔開封府每歲正旦冬至禁刑三日
三年春正月辛卯長寧節近臣及契丹使上太后壽
于崇政殿 二月詔陝西災傷州軍盜廩穀傷主者
刺配麟州牢城 夏四月丁丑詔三館繕書藏太清
樓 五月癸巳幸御莊觀割麥聞民舍機杼聲賜織
婦茶帛 己亥賜隱士林通粟帛 六月壬戌太白
晝見 癸酉環原州屬羌叛寇邊都監趙士隆等歿
之 秋七月丙午詔邊戶爲羌所擾者蠲租復役一
年 八月蠲陝西州軍旱災租賦 九月乙巳詔司

趙士隆等

天監奏災異據占書以聞 冬十月乙卯太白犯南

斗 辛酉以晏殊為樞密副使 十一月復摧茶鹽

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為輕重既

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遂起上疑變法之弊下詔責

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諮具言新法之便會孫奭等論

其煩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

之茶法復壞解鹽亦復摧之 戊申王欽若卒欽若

字定國新喻人舉進士甲科位至左僕射司空同平

章事帝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姦

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

惡時人稱為五鬼姦邪儉偽誠如聖諭 十二月癸

丑以王曾為門下侍郎與昭文館大學士張知白並

同平章事張旻為樞密使太后微時嘗寓旻家旻事

之甚謹后德之故自河陽召還長樞府旻殊言旻無

勛勞徒以恩倖被寵天下已有非才之議奈何復用

為樞密使也后不悅旻尋更名耆 契丹大閱聲言

獵幽州朝廷患之帝以問三府眾曰備粟練師以備

不虞張知白曰不然契丹修好未遠今其舉者以上

初政試觀朝廷耳豈可自生釁邪若終以為疑莫如

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為名彼亦不虞也未幾契丹

理財之難
如此

張知白

果罷去 戊寅太白晝見

四年春正月己亥命張得象與流內銓同試百司人

二月甲寅詔吏犯贓按察官失舉者併劾之 三

月甲申詔轉運使提點刑獄罷勸農司 己亥鄜延

蕃部首領曹守貴等內附 夏四月壬子詔京東西

河北淮南平穀價 五月己卯詔禮部貢舉 壬午

詔曰朕念生齒之蕃抵冒者衆法有高下情有輕重

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

哉其令天下歛臯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

聞有司毋得舉駁 己亥詔士有文而行不副者州

郡毋得薦送 是月契丹伐回鶻圍甘州兵敗而還

自是党項阻卜諸部皆叛契丹兵將多敗死 閏月

戊申減江淮歲漕米五十萬石除舒州太湖等九茶

場民逋錢十三萬緡 六月庚寅大雨京師平地水

數尺壞屋溺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帝

避殿減膳肆赦蠲民租撫流民方水之作也宰執晨

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

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

之道同列有先歸者皆愧服 胡宿爲揚子尉縣大

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舟濟之活數千人

和畧

秋七月辛未減兩川歲輸錦綺易綾紗爲絹以給邊費 壬申詔諸路轉運使舉所部官通經術者 八月丁亥築秦州捍海堰 巳丑詔施州溪峒首領三年一至京師 九月乙卯詔孫奭馮元舉京朝官通經術者 庚申詔禮部貢院者科通三經者薦擢之 錄周世宗從孫柴元亨爲三班奉職 冬十月甲戌朔日食壬辰詔郎中以上致仕賜一子官 十二月丁丑發米六十萬斛賑畿內飢 以蔡齊爲翰林學士時太后大出金帛修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勳主之命齊爲文記之崇勳陰使人誘齊曰趣爲記當得參

參知甚小
廉耻甚大

知政事矣齊久之不上崇勳讒之罷知河南府 五年春正月壬寅朔帝率羣臣朝太后于會慶殿先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 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 巳未晏姝罷姝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姝怒以笏擊之折齒爲御史所論出知宣州尋改應天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姝始興建爲諸州倡且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事姝深器之 戊辰以夏竦爲樞密副使竦明敏博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于進

夏竦不終

仁宗有宋

第一賢君

功由講讀

若孫奭真

社稷臣也

王堯臣

韓琦

趙鼎

文彥博

取喜交結任數傾側世以姦邪目之。龍圖閣學士孫奭侍講久每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因畫書無逸篇為圖以進帝命施于講讀閣下。二月癸酉命呂夷簡夏竦修先朝國史王曾提舉。丁丑西域僧法言祥等來獻梵書。三月戊申試禮部奏名進士諸科賜王堯臣及第第一其諸一千七十六人中又得韓琦文彥博趙鼎。夏四月壬辰壽寧觀火。五月庚子朔詔武臣子孫有文藝者聽奏文資。壬寅太白晝見。癸亥楚王元佐卒。六月甲戌祈雨于玉清昭應宮癸未罷諸營造之不急者。秋七

謝絳

月丙辰癸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滑州決河時謝絳通判常州上疏曰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河渠暴溢幾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歿田穀焦槁秋成絕望此皆大異也按洪範京房易傳皆以為簡祭祀逆天時則水不順下政令逆時水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穡顛事者如誅罰絕理則大水殺人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上下皆蔽茲謂隔其咎旱天道指類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上塞時變固宜策告殃咎變更理化下罪已之詔修順時之令宜羣言以導雍斥近倖以損陰而聖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心優柔。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爲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爲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時。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幾之衆。不出房闥。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刻之召。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即佞倖。上下皆蔽。其應不虛。晉兩漢日食地震水旱之變。則策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之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佐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篤邪。必若使之宜。推心責成。以極其效。謂之不然。則更選賢者。比來

奸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業。而宰相方考資進吏。無敢建白。欲德不用之。應又可驗矣。今陽驕莫解。蟲孽漸熾。河水妄行。循依違之迹。行循常之政。臣恐不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穀不登。則虧膳。災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塗墍。願下詔引咎。損大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聞譏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歛。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誠動乎上。大惠浹于下。豈有時事之艱哉。帝嘉納之。九月庚戌。閱龍衛神勇軍習戰。以程琳爲

執法

司馬光

御史中丞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琳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逋租帝嘉納之未幾除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殺人貨其妻子使以病告蒙正聯姻太后家琳察其色詞異令有司驗之得狀太后因琳對諭之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默然卒論如法冬十月辛未罷陝西青苗錢已丑頒新定五服敕十一月丁酉朔以陝西旱蝗蠲民租有持杖劫人倉廩者詔減其罪知諫院司馬光奏曰周禮荒政十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

老成經濟
之言

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蓋以飢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鄉村大擾不免廣爲收捕重加刑辟然後稍定今若明降敕文減等斷放是勸民爲盜也百姓乏食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歿不可使之自相劫奪今歲水災已甚嚴以除盜而春冬之交飢民嘯聚且將不可禁禦况降敕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壬寅復作指南車癸丑祀天地于圜丘

大赦十二月丁亥詔百官宗室受賂冒爲親屬奏官者毋赦號州知州周日宣詭奏水災有司論請如

周日宣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上書不實法帝曰州郡多言符瑞。至水旱之災。多抑而不聞。今守臣自陳墊溺官私廬舍。意實在民。何可加罪。

六年春正月己酉罷兩川乾元節歲貢織佛。二月壬午張知白卒。知白字用晦。滄州青池人。舉進士。歷官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先爲龍圖閣待制。以朝廷重內職。輕外官。引唐李嶠議。請選臺閣分典藩郡。仍自請補外。真宗不許。知白固請。乃知青州。更踐中外。未嘗爲身謀。與王欽若多不合。及爲相。慎名器。抑徼倖。每以盛滿爲戒。雖貴顯。清約如寒士。賜謚文節。三

月丙申朔日食。壬子以張士遜同平章事。姜遵范雍爲樞密副使。夏四月戊辰詔審官三班院吏部流內銓軍頭司各引對所理公事。自帝爲皇太子。輔臣參決諸司事于資善堂。至是始還有司。癸未命官減三司歲調上供物。庚戌詔温州鼎州廣州貢柑子多不過千少或百數。不得以貢餘爲名餽遺。近臣致累擔負重爲人害。犯者有罰。自後鼎廣免貢。五月乙未朔交趾寇邊。是月趙德明使其子元昊襲回鶻。甘州取之。元昊小字嵬理性雄毅。多大畧。善繪畫。能創製物。始圓面高準。曉浮圖學。通番漢文字。德明雖

趙元昊始此

臣事中國及契丹然於本國則稱帝至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遂立為皇太子 六月丙寅罷戎瀘諸州穀稅錢 秋七月壬子江寧揚真潤諸州江水溢壞官民廬舍 八月江淮兩浙河北皆水遣使安撫賑卹乙亥河決澶州 九月乙巳遣使修諸路兵械 冬十月除福州民逋官莊錢十二萬八千緡 十二月甲子以范仲淹為祕閣校理初仲淹上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宰相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在樞府薦一士為館職曾諭之曰公知范仲淹舍而他薦乎殊遂以仲淹薦故有是擢

利用執法
是矣身自
驕橫何以
正人

晏殊荐范
士遜救曹
皆一節可
取處

七年春正月癸卯曹利用罷時太后臨朝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為禍福而利用以勲舊自處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與左右多怨之太后亦嚴憚利用稱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鞞左右指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邪太后領之會利用從子洸為趙州兵馬監押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事聞洸杖死內侍羅崇勲請併罪利用后問諸執政眾顧望未有對者張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后大怒王曾復為力解后曰卿嘗言利用強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故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常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后意少釋，乃罷爲衛將軍知隨州。二月庚申朔，魯宗道卒。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舉進士，歷官參知政事及帝立，章獻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歿從子之義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輿。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於帝前折之。自是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

后亦納諫

其姓且言骨鯁也。在政府七年，務抑僥倖，不以名器私人。卒年六十四。平生剛正，疾惡少容。然亦不爲小廉曲謹。爲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真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即上怪公來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太后臨朝，遂大用之。初，太常議謚曰：剛簡。復改爲簡。肅議者以爲

陳堯佐

肅不若剛爲得其實云。丙寅張士遜罷初士遜之入相曹利用薦之也利用憑寵自恣而士遜依違其間時人目之爲和鼓利用旣斥士遜亦罷以呂夷簡同平章事。丁卯以夏竦薛奎參知政事陳堯佐爲樞密副使初奎知開封府時真宗數宴大臣至有沾醉者奎諫曰今天下誠無事然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失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至是拜參政入謝帝曰先帝嘗以卿可大任今用卿先帝意也。它日帝諭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然也。因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聞帝

薛奎

然之時祥符知縣陳詒治吏嚴急吏欲罪詒乃空縣逃去太后果怒而詒連呂夷簡親執政以嫌不敢辯事下樞密堯佐獨曰罪詒則奸吏得計。後誰敢復繩吏者。詒由是得免。癸酉安置曹利用于房州至襄陽自殺時利用旣斥復坐私貸官錢再貶崇信節度副使宦者多惡利用必欲置之死以快志內侍楊懷敏送之至襄陽驛以語侵之利用遂投繯而死利用性悍梗少通力裁僥倖而其親舊或有因緣以進者故及于禍然居位忠蓋有守終始不屈死非其罪聞者寬之。閏月壬子詔曰朕開數路以詳延天下士。

其後應詔
書者頗多
得人

而制舉獨久不設。意者吾豪傑或以故見遺也。其復制舉及賢良方正等六科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應選者。又增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又增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畧智勇之士。三月乙丑詔受昧官勿蔭。辛巳契丹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以唐鄧州閒田。仍令所過給食。夏四月辛卯交趾李公蘊卒。其子德政遣使來告。以德政爲交趾郡王。五月庚申詔戒文弊。庚午詔先朝文武官自刺史少卿監以上並錄其後。庚辰御承明殿。

臣寮請對日昃乃罷。六月丁未夜大雨震電玉清

昭應宮災。詔繫守衛者于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

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

殿存耳。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

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

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畏天戒也。中

丞王曙上疏曰：管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爲桓僖親盡

當毀。漢遼東高廟及高園陵便殿災。董仲舒以爲高

廟不當居郡國。便殿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

高堂隆以爲大以臺榭宮室爲戒。宜罷勿治。文帝不

通鑑卷十一
宋紀
聽明年復災。今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滎陽縣尉蘇舜欽詣登聞鼓院上疏曰：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菑者，幾於十九。臣以謂任用失人，政令多過，賞罰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于刑獄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爲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雨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

焰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已，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芻蕘之論，庶幾所以變災爲祐。浹日之間，未聞爲此。而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橫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乃作斯宮。及其畢工，海內虛竭。陛下即位，不及十年，數遭水旱，雖征賦減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于內，百姓勞于下。內耗下

勞。何以爲國。况天災之已違之。是欲競天。無省已之意。逆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今爲陛下計。莫若來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稅寬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修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修已之日。豈可忽哉。晉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廼者火災降于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獨變異罪在朕躬。羣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于斯。將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館大不及此宮。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已過。是知帝王憂危念治。汲

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佞分別。官人有叙。率由舊章。禮重功勲。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徒而不能救。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今宮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拱默內省。而追華之罷。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右司諫范諷復言。此天之戒告。不當置獄窮治。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罪。初。太后受冊。將御太安殿。王曾執

不可及長寧節上壽又執不可皆供帳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裁損之太后滋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詔天下不復繕修以二殿爲萬壽觀乙酉罷諸宮觀使 八月丁亥朔日食詔罷天下職官田收其入均給之 辛卯以陳堯佐王曙並參知政事夏竦爲樞密副使己亥詔官犯賊毋使親民 契丹詳穩大延琳據遼陽反初遼東自神冊附契丹無摧酷鹽麪之征馮延休韓紹勳相繼爲戶部使始以燕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荐飢戶部副使王嘉獻計造

船使其民漕粟以賑之水路艱險多至覆沒鞭扑撈掠民怨思亂東京舍利軍詳穩大延琳因之爲變遂囚留守蕭孝先及其妻南陽公主殺韓紹勳王嘉等以快衆情僭號興遼改元天慶副留守王道平踰城走黑嶺告變 冬十月契丹主徵諸道兵命南京留守蕭孝穆爲都統以討之賊兵屢敗延琳嬰城固守未幾孝先穴地而出城將執延琳以降丙午京師地震詔知州軍歲舉判司簿尉可縣令者一人 十一

月癸亥冬至率百官上皇太后壽于會寧殿遂同御太安殿以受朝秘閣校理范仲淹先期上疏曰天子

何懼之有
真小人

奉親于内。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為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繆辱公薦。每懼子之幸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為河中府通判。庚午詔周世宗後凡經郊祀錄其子孫一人著為令。以姜遵為樞密副使。遵知永興軍。太后遣宦者營建浮圖。遵毀漢唐以來碑碣。代磚甃躬督成之。因獲進用。陳堯佐繼知永興。奏曰：先賢墓

堯佐得肱

石。今十七七八矣。子孫深刻大書。欲傳之永久。乃一旦與瓦礫等。誠可惜也。其未毀者。願敕州縣護之。八年春正月甲戌。曹瑋卒。瑋字寶臣。彬之子也。通左氏春秋。為將幾四十年。未嘗敗衄。卒年五十八。謚武穆。辛巳。作會聖宮于西京永安縣。范仲淹上疏論職田不可罷。其畧曰：真宗初賜職田。實遵古制。蓋大賚於多士。俾無蠹於生民。無厭之徒。或冒典憲。由濫官之咎。非職田之過。若從而廢罷。則吏困於廉。叔而均給。則民受其弊。天下幕職州縣官。三班使臣。俸祿微薄。全藉職田濟贍。其無職田處。持廉之人。例皆

通鑑卷之六
貧窘。曩時士負尚少。凡得一任。必五六年。方有交替。到闕即日差除。復便請給。當時條例未密。士寡廉隅。雖無職田。自可優足。今物貴與昔不同。替罷之後。守選待闕。動踰二年。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復濁。何以致化。天下受弊。必如臣言。乞深加詳軫。不以一時之論廢經遠之制。天下幸甚。二月戊子。詔太濫五代時官三品以上。告身存者。子孫聽用蔭。范仲淹上疏論。太后復辟。其畧云。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聖。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真

李之才
富弼
唐介

蓋法

主以享天下之養。疏入不報。三月賜進士八百二十二人。是科得李之才、富弼、唐介、乙亥。禁以財冒士族娶宗室女者。夏四月。轉范仲淹為殿中丞。五月丙辰。大雨雹。六月癸巳。呂夷簡上新修國史。秋八月。上書者言。推解鹽官得利微。而民困于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議。更其制。因畫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伐木造船。輦運兵民。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船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腿。今

皆得食真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泉，欲使通流，富家多藏，錙不出，民用益蹙。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利也。遂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摧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於京師，摧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雖商賈流行而歲課耗矣。九月乙丑，姜遵卒。遵字從式，淄州長山人，舉進士，知廬陵，召爲監察御史，知吉州。高惠連發遵在廬陵時贓事，按驗無狀，降延州通判。後歷官樞副長於吏事，餘無足稱。唯識范仲淹，以趙稹爲樞密副使。時政出宮掖，稹厚結劉美家婢，以干

武舉之始

進用，命未下有馳告者，稹問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以爲笑談。初置武舉，其法先閱騎射而試之，以策爲去留，弓馬爲高下，每遇制舉則試焉。冬十月丙申，弛三京河中府潁許汝鄭鄆濟衛晉絳瀋毫宿等二十八州軍鹽禁。十一月戊辰，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十二月辛丑，西平王趙德明交趾王李德政並加賜功臣。

九年春正月辛亥，詔諸路轉運判官負外郎以上遇郊聽任子弟。二月癸巳，詔復郡縣職田。三月以范仲淹爲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夏四月乙巳，閱大

宋綬
契丹主宗
真

樂 六月庚辰翰林學士宋綬上皇太后儀制 是
月契丹主隆緒卒子宗真立宗真宮人蕭耨斤所生
齊天后蕭氏無子取而養之愛同已出至是立焉耨
斤自立爲皇太后聽政宗真改元景福號隆緒曰聖
宗初隆緒遭母喪哀毀骨立羣臣請改元隆緒曰改
元吉禮也居喪行吉禮乃不孝子也羣臣請以日易
月以法古制曰吾契丹帝也寧違古制不爲不孝之
人至是疾革屬子宗真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
子命汝爲嗣我死汝子母切勿殺之且曰宋朝信誓
當守而勿失及卒左右希耨斤旨誣齊天后第謀逆

孔道輔

耨斤令鞠治連及齊天后宗真聞之曰皇后侍先帝
四十年撫育朕躬當爲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耨
斤曰此人若在恐爲後患宗真曰皇后無子而老雖
在無能爲也耨斤不從遷之上京 秋七月丙午朔

使命

契丹來告哀帝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及王隨等充
賀冊及弔祭等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
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艱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
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
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
爲至是益加禮重道輔孔子四十五世孫也 冬十

通鑑卷之六十一
宋紀
月丙戌詔公卿大夫勵名節 罷翰林學士宋綬時
太后專政而帝未始獨對羣臣綬請令羣臣對前殿
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出
知應天府 十一月丁亥弛兩川礮禁 十二月甲
寅詔吏部銓選人父母年八十以上者權注近官
契丹封李德昭子昊爲夏國公以女歸之

宋元通鑑卷第十六

宋元通鑑卷第十七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史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十七

起壬申至癸酉凡二年

仁宗二

明道元年春正月契丹主帥羣臣朝其母 二月癸
卯呂夷簡上三朝寶訓 丙午詔任廣南者毋過兩
任以防貪黷 庚戌復以張士遜同平章事 丁卯
真宗宸妃李氏卒李氏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爲己子
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

防貪法未

善

李宸妃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宋紀
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
爲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及卒太
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
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歿
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
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開吾母子邪夷簡對曰太
后不欲全劉氏乎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司天希
旨言歲月未利夷簡秘其說請發哀成服且謂入內
都知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
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殮用

水銀實棺后悟乃以一品禮殮之時有詔欲鑿宮城
垣以出喪夷簡言鑿垣非禮喪宜自西華門出太后
從之殯于洪福院 三月契丹蕭耨斤慮契丹主懷
齊天后鞠育之恩因其蒐于雪林遣人馳至臨潢賜
后歿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待我浴而後就歿使
者邊比反則后已歿矣 夏四月知棣州王涉坐冒
請官地爲職田配廣南牢城 五月遣使點檢河北
城池器甲密訪官吏能否 秋七月丙申詔諸路轉
運使舉國子監講官 王曙罷丁酉太白晝見彌月
乃滅 八月辛丑以晏殊參知政事甲寅以楊崇勳

蔣堂

程琳

滕宗諒

劉越

爲樞密副使 壬戌大內火延及八殿帝移御延福宮百官晨朝而宮門不啓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追班百官拜樓下呂夷簡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中有變羣臣願一見清光上舉簾見之乃拜有司究火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御史蔣堂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是重天譴也時促開封府具獄程琳命工圖火所經處辨其誣伏者且言此殆天災不可以罪人遂罷獄詔羣臣直言闕失大赦殿中丞滕宗諒秘書丞劉鉞皆請太后還政以答天譴不報 九月庚寅以舊寶冊爲宮

火所焚復作受命寶丙申皇太后出金銀器易左藏緡錢二十萬以助修內 冬十月庚子黃白氣五貫紫微垣 十一月甲戌以修內成謝天地于太安殿謁太廟大赦改元 壬辰延州言夏王趙德明卒遣楊吉授其子元昊三使封西平王契丹亦遣使冊元昊爲夏國王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爲旣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

壯黠

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皆分命蕃漢人爲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父諱改明道爲顯道稱于國中 十二月壬寅以楊崇勳爲樞密使壬戌西北有蒼白氣亘天

二年春正月己卯詔發運使以上供米百萬斛賑江

淮飢民遣使督視 二月戊戌彗星見于東北光芒

長二尺司天言合譽星見然觀者皆以爲彗 乙巳

皇太后欲被服天子袞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且曰

必御此若何爲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衣袞初獻皇太

妃亞獻皇后終獻禮畢羣臣上太后尊號丁未帝祀

先農于東郊躬耕籍田命宰相張士遜撰謝太廟及

躬耕籍田記檢討宋祁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

止撰籍田記 三月庚寅以皇太后不豫大赦除常

赦所不原者乾興以來貶死者復官謫者內徙 李

垂還朝閣門祇候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

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

蓋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

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

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

李垂卓識

詔士大夫
勵名節此
其人歟

通鑑卷十七
宋紀
四
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卒垂聊城人舜工其字也舉咸
平中進士累遷著作郎初以忤丁謂出知州事竟坎
珂以終其身 甲午皇太后崩后稱制十一年雖政
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
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
必易以釵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三司使程琳
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
使劉綽還京西言在庾有出賸糧千餘斛乞付三司
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
者豈因獻羨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宦者羅崇

程琳不終

張知白

勲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
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
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
下帝悟遂以后服殮謚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謚
稱制加四謚自此始太后遺詔尊太妃爲皇太后與
皇帝同議軍國事閣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
臺吏毋追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
僞今宜躬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
御史龐籍請下閣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
妃爲皇太后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 夏四月壬寅

社稷臣

龐籍

左右有爲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歿以非命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爲皇太后謚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壬子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以范仲淹爲右司諫仲淹聞遺詔以楊太妃爲皇太后參決國事亟上疏言太后母號也未嘗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時已刪去參決等語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

抑僥倖是
文正第一
相業

冊命而已 詔臣僚宗戚命婦毋得以進獻祈恩澤及緣親戚通表章 已未以張士遜爲昭文館大學士尋命爲山陵使兼園陵使 初劉太后愛帝如已出帝亦盡孝始終無毫髮間隙至是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上言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已未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禎晏殊罷先是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佞壬絕女謁疎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勸

帝語甚切帝因與夷簡謀以張耆等皆附太后欲悉

罷之夷簡以為然帝退語于皇后后禍基于此而曰夷簡獨不附

太后其識遠矣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

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

都知閻文應訶之乃知事由郭后也由是深憾后思

有以傾之矣以李迪同平章事王隨參知政事李

諮為樞密副使王德用僉書樞密院事迪自太后崩

召還未幾復相自以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

為於是呂夷簡忌之德用初為殿前都虞候有求太

后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

王德用

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至是帝閱太后閣中得德

用所奏事竒之以為可大用遂拜僉樞黜程琳為

汀州司馬帝御邈英殿謂講官曰程琳心行不中太

后時嘗請立劉氏廟效唐武氏故事蓋與方仲弓同

而人莫之知也唯侍讀王洙聞之五月詔曰大行

皇太后保佑冲人十有二年恩勤至矣而言者罔識

大體務詆訐一時之事非所以慰朕孝思也其垂簾

日詔命中外毋輒以言乙亥罷群牧制置使六月

甲午朔日食壬寅錄周世宗及高繼興李煜孟昶

劉繼元劉鋹後秋七月丁丑詔知耀州富平縣事

張龜年
吏治

陳執中

救災

吳遵路

通鑑卷十七 宋紀
張龜年增秩再任以其治行風告天下 戊子詔以
旱蝗去尊號仍令中外直言闕政時蝗食少木幾盡
范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因請問曰宮掖中半日不
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陳執中安撫京東仲淹安撫
江淮仲淹所至開倉廩賑乏絕禁淫祀奏蠲廬舒折
役茶江東丁口鹽錢飢民有食烏昧少者擯少進御
請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又陳救弊八事上嘉納之
又薦知崇州吳遵路爲郡得古人風乞以遵路救災
事跡頒諸州并付史館 始置端明殿學士以命宋
綬綬固辭因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而一紀以

來令出簾帷自陛下躬親萬機內外延首望治而賞
罰號令未能有過於前日豈非三事大臣不能推心
盡力以輔陛下之治邪頃太后朝多吝除拜而邪幸
或徑取升擢議者謂恩出太后今恩賞雖行又謂自
大臣出大臣黨比罔上古今通患或窺測帝旨密令
陳奏或附會已意擅爲進退大臣市恩以招權小人
趨利以售進此風寢長有蠹邦政太宗嘗曰國無外
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若姦邪共濟
爲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曰唐朝朋黨尤甚以致王
室卑弱願陛下思祖宗訓戒念王業艱難整齊紀綱

正在今日又言馭下之道有三。臨事貴守。當機貴斷。兆謀貴密。能守則姦無由移。能斷則邪無由惑。能密則事無由變。斯安危之所係。惟陛下深念之。八月甲午朔。契丹使來弔慰祭奠。冬十月癸巳朔。太白犯南斗。甲午禁登州民采金。丁酉葬莊獻明肅皇后。莊懿皇后于永定陵。詔定祔廟禮。翰林侍讀學士宋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宮。唐坤儀廟故事。請別築宮。遂作奉慈廟以奉二神主。甲辰詔以兩川歲貢綾錦羅綺紗以三之二。易爲紬絹供軍須。兩太后陵應奉民戶免租賦科役有差。戊午張士遜楊崇

廟禮

勲罷士遜無所建明。與崇勲宴飲。期上莊懿太后冊。不至中丞范諷劾之。坐罷。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宋綬參知政事。王曙爲樞密使。王德用蔡齊並爲樞密副使。時交趾虐其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謂不可納。蔡齊曰。蠻人去暴而歸。有德却之不祥。請給荆湖閒田使自營。若縱去。當不復還。舊部必聚而爲盜賊矣。後數年蠻果爲亂。十一月癸亥。太白犯南斗。乙丑追冊美人張氏爲皇后。甲戌贈冠準爲中書令。復萊國公謚忠愍。是月薛奎以疾罷。十二月甲辰。以京東饑。出內藏絹二十萬代其民歲

張皇后

輸。丁未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故詔自今臺官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乙卯廢皇后郭氏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對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先救有

夷簡不終

孫祖德 宋庠 劉渙 郭勸 楊偕 馬絳 段少連

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請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為通道輔扣鑲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邪夷

簡不能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遂黜道輔
知秦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毋
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
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
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僉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
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丁巳
詔明年改元李之才爲衛州獲加主簿權共城令
時邵雍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
以養父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堅苦刻厲冬不爐
夏不扇於書無所不讀之才造其廬勞之曰好學篤

邵雍

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
簡策者其如物理性命之學何雍再拜願受教乃事
之才受易雍遂探賸索隱妙悟神契自是多所自得
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
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遂以命道輔自是在
廷皆知前日之斥果非上意也

宋元通鑑卷第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十八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十八 起甲戌至丁丑凡四年

仁宗三

景祐元年春正月甲子發江淮漕米賑京東飢民戊

辰詔三司鑄景祐元寶錢 甲戌帝患百姓多去農

為兵詔執政大臣條上兵農得失議更其法遣尚書

職方員外郎沈厚載出懷衛磁相邢洛鎮趙等州教

民種水田京東轉運司亦言濟兗間多閒田而青州

進士詎劍者黜之百

姓為兵者惡之亦弱

徵也

沈厚載

郝仁禹

荐講官

賈昌朝

趙希言

王宗道

楊安國

兵馬都監郝仁禹請規度水利募民耕墾從之

甲申以淮南飢出內藏絹二十萬代民歲輸

崇政殿說書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昌朝

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自代遂置說書日輪二人祇

候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 癸未詔進士諸科

十取其二進士三經殿試諸科五經殿試或進士五

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雖不合格特奏名此特

奏名所以漸多也 二月甲辰權減江淮漕米二百

萬石戊申詔麟府州賑番漢飢民 三月癸未詔解

州哇戶速鹽蠲其半是月賜進士諸科七百八十三

乙科得人

趙汴

人乙科得趙汴 夏四月癸丑詔置殿中侍御史監

察御史裏行 五月辛酉出布十萬易錢糴河北軍

儲 丁卯禁民間織錦刺繡為服食西川歲織錦上

供亦罷之 癸酉詔臺諫未曾歷郡守者與郡 是

月契丹太后蕭耨斤陰召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

元以其謀白于宗真宗真遂收太后符璽而遷之慶

州七括宮始親決國事立重元為皇太弟 六月乙

卯詔州縣官非理科決罪人至歿者並奏聽裁壬申

徙范仲淹知蘇州地濱震澤田多水患募遊手疏五

河導積水入海 閏月甲子泗州淮汴溢已巳常州

契丹廢后

東南水利

於此不煩

經費而募

遊手故可

行也

鬼通

齊宗矩

無錫縣大風發屋壬午罷造玳瑁龜筒器 秋七月
 慶州柔遠砦番部巡檢鬼通攻元昊後橋諸堡破之
 元昊稱兵報讐入寇慶州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敗
 績環慶都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峰伏發被執既而
 放還下詔約束之元昊雖常奉貢然車服僭擬改元
 開運或言石晉敗亡之號也更曰廣運初華州有二
 生曰張曰吳者久困塲屋薄游塞上覘覽山川風俗
 慨然有志於經畧耻于自售放意詩酒出語驚人而
 邊帥秦安皆莫之知俵無所適聞元昊有意窺中國
 遂叛而往二人自念不力出奇無以動其聽乃自更

於邊帥何尤慨然有志於經畧耻于自售放意詩酒出語驚人而

其名即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
 昊昊來飲此邏者執之元昊責以入國問諱之義二
 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邪時未更名曩宵
 且用中國賜姓也元昊即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凡
 夏人立國規模入寇方畧多二人導之事聞詔徙其
 族于房州譏察出入飢寒且歿知州陳希亮上言曰
 張吳事虛實不可知誠有之二人終不顧家徒堅其
 為賊耳此又皆其疏屬無罪詔釋之 八月判太常

陳希亮

樂

寺燕肅等上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周王
 朴所造律準考按修治并閱樂工罷其不能者乃命

荐布衣胡
瑗

阮逸

直史館宋祁內侍李隨同肅等典其事又命集賢校
理李照預焉於是帝御觀文殿取律準閱視親篆之
以屬太常 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布衣胡瑗召對
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
磬各一虞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
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
黍實龠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祕書省校
書郎 庚申薛奎卒奎字宿藝絳州人平生剛毅守
節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小大一入於規
矩徃徃不可其意則歸臥于家歎息憂愧不食家人

上大夫不
不無此念

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慚古人俯愧後世耳 壬戌
有星孛于張翼帝以星變避殿減膳尋詔淨妃郭氏
出居瑤華宮美人尚氏入道楊氏安置別宅 癸亥
王曙卒曙字晦叔河南人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科
初知益州復張詠之法歷官樞使方嚴簡重然喜浮
圖法深自損抑齋房蔬食泊然清淨雖老不知退爲
歐陽修所諷而竟薦修入館人謂其得大臣體唯締
交周懷政以誤寇準此則不無可議也謚文康 是
月以王曾爲樞密使 九月甲辰詔立曹氏爲皇后
彬之女孫也初郭后廢帝命宋綬作詔云當求德閎

曹皇后

孫沔

余靖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以稱坤儀既而左右引富人陳氏女入宮綬曰陛下
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詔戾乎王曾入對
又論奏之乃罷陳氏而立曹氏御史裏行孫沔請終
莊獻喪制而後行秘書丞余靖亦以爲言不報丙
午熒惑犯南斗詔曰仍歲飢歉民多失職今秋稼甫
登方事歛穫州縣毋或追擾以妨農時刑獄須證逮
者速決之冬十月乙亥作郊廟景安興安祐安之
曲是月趙元昊進毒弑其母衛慕氏母族人山喜
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酖其母殺之沉山喜之族于河
遣使來告哀十一月癸丑作大安之曲以饗聖祖

十二月癸酉賜趙元昊佛經

二年春正月癸丑置邈英延義二閣詔蔡襄寫無逸
篇于屏貶御史裏行孫沔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
淹被黜凡在縉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
疏入責知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宮之
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艷冶之色宸禁晝
嚴乘輿天遠未見款召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
綱質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盡承平之化又
曰願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思品藻賢哲逐刺
史縣令老懦貪殘之輩罷公卿大夫諂佞詭誕之士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宋紀
五
以肅于朝。簡掖庭之幽曠。以求錫羨之慶。抑宦寺之
重任。以防昵近之私。書奏再責監永州酒務。范仲
淹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是仲淹得南園之地。既卜
築而將居焉。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仲淹曰。吾家有
其貴。孰若郡縣之士咸教育于此。貴將無已焉。遂即
地建學。二月育宗室子宗實于宮中。宗實太宗之
曾孫商王元份之孫江寧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
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拊鞠之。生四年矣。戊辰李
迪罷時。侍御史龐籍劾三司使范諷。李迪右之籍。劾
諷不已。詔下獄。置對上。獨召呂夷簡與宋綬決獄。夷

直詳載
增劾諷事

簡素疾諷。又欲因以傾迪。特寬籍而重貶諷。凡與諷
善者皆絀削。迪遂罷。知亳州。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恃
主上之知。自以爲宋璟。而以呂公爲姚崇。其待我乃
如是邪。當時謂籍之劾諷。夷簡實陰教之。以王曾
同平章事。蔡齊盛度並參知政事。王隨李諮並知樞
密院事。王德用韓億同知樞密院事。命集賢校理
李照重定雅樂。時承平日久。帝留意禮樂之事。判太
常寺燕肅等上考定樂器。并見工人。帝御延福宮。臨
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李照樂音高。命詳陳之。照
言王朴所造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

樂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宋紀
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勦意造準不合古法用之
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鐘罇磬無大小輕重厚薄之差
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
管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爲律後令神瞽協其中聲然
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亘古
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處可
使度量權衡協和乃詔於錫慶院鑄之旣成奏御照
遂建議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鐘審
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太常制四
律別詔潞州取羊頭山秬黍上送於官照乃自爲律

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爲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
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
爲十二管定法乃詔內侍鄧保信監視羣工照并引
集賢校理聶冠卿爲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入內都
知閤文應董其事中書門下總領焉凡所改制皆關
中書門下詳定以聞別詔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宋祁
冠卿照討論樂理爲一代之典又詔天下有深達鍾
律者在所亟以名聞於是杭州鄭向言阮逸蘇州范
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樂詔遣詣闕其它以樂書獻
者悉上有司時胡瑗所作鐘磬大變古法徐復笑曰

悟頭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宋紀
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
後爰制作皆不效復字復之建州人初游京師舉進
士不第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自筮無祿遂無進
取意遊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
射諸家之說一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
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器求之遂悟七音
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
達尋召見命爲大理評事固以疾辭 三月戊申出
內庫珠助三司經費 夏五月甲午以猺獠寇雷化
州詔桂廣會兵討之 李照上言雅樂制度旣改制

悟頭

屢出內庫

李照紛更
逐末

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奏可照乃鑄銅爲
龠合升斗四物以興鐘罇聲量之法龠之率六百三
十黍爲黃鍾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斗十
倍於升乃改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罇之容受差
大更增六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銘曰樂斗後
數月潞州上秬黍照等擇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
成與大府尺合法乃定先時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爲
虞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因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餘
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
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馮元等駁之曰

馮元駁是

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箏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為十二數者且鐘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之於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為十二不得其法稽諸古制臣等以為不可且聖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黃鐘至夾鐘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四清之意蓋為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不相凌謂

之正迭相凌謂之慢百世所不易也聲重濁者為尊輕清者為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為君治物為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為尊卑也今若上用十一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為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矣則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為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為且如舊制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為一格且詔曰俟有知者能

用人

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秋七月作睦親宅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睽燕集詔以玉清昭應宮舊地作睦親宅以處之。冬十月除范仲淹爲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尋權知開封府。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庚午熒惑犯左執法。十一月戊子故后郭氏暴卒后居瑤華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辭甚悽惋帝益悔焉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文應以嘗譖后懼其復立屬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

石介

杜衍

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憫之以禮歛葬而停謚冊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嶺南歿于道。乙未詔錄五代及諸亡國後御史臺辟石介爲主簿未至論不當求諸僞國後坐罷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中丞杜衍曰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閣之闕已用言事見罷。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爲御史。今斥介而它舉亦必擇賢。夫賢者固好辯。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不能用。十二月趙元昊遣蘇奴兒將兵擊廝囉敗

元昊敗擊廝囉

安子羅

斯羅弱而不能救

制元昊一

着宋自失之

復郭皇后

鄭向

周敦頤

歿殆盡奴兒被執元昊自領衆攻猫牛城一月不下
 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殺戮又攻青唐宗哥帶星嶺
 諸城廝囉部將安子羅以兵截歸路元昊與戰敗之
 然部兵溺宗哥河及飢歿過半未幾并兵臨河湟廝
 囉僻鄯州不出元昊乃渡河插幟識其淺廝囉潛使
 人移植深處及大戰元昊潰歸士卒視幟而渡溺死
 者十八九鹵獲甚衆廝囉來獻捷詔加保順軍留後
 丙子詔長吏能導民修水利闢荒田者賞之
 二年春正月壬辰追復郭氏爲皇后丁酉葬郭皇后
 龍圖閣學士鄭向薦道州周敦頤召試爲將作監

主簿向敦頤之舅氏也 二月丙辰命官較鎮東推
 官阮逸布衣胡瑗等所定鐘律壬戌詔兩制禮官詳
 定京師士民服用居室之制丁卯修陝西三白渠
 三月戊戌詔曰致仕官舊給半俸而仕未嘗顯者或
 貧不能自給非所以優高年養廉耻也自今兩省大
 卿監正刺史閣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長吏歲
 時以朕意勞賜之 罷推茶復行貼射法自貼射茶
 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厚李諮既居政府請
 復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券徑趨
 摧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三說之法廢縣官自此省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宋紀
費矣。三說法者募商人入中芻粟于邊給券以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齒也。夏四月己酉朔自當食不食。五月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它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濶。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爲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

大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譏刺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爲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麓疎。漢皇吳主。孰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

責杜衍責
若訥皆攬
要之言

李紘

王質

蔡襄

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
郢州酒稅。尋改唐州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司諫
高若訥曰。仲淹以非幸逐。君不能辯。猶以面目見士
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怒上
其書。修坐貶夷陵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
獨龍圖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餞之。或
以謂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爲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
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修而譏。若訥都
人士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
歸。張于幽州館。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

勸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蘇舜欽上書曰。歷
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讜議。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
慝。不可以徧照。故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然後朝
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臣睹
近日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
議。恐非出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以來。屢詔羣下勤
求直言。使百僚轉對。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
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
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
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

但希旨意即獲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默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雖改它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待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懼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睹時弊口不敢論晉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耄疎隔之至也蓋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

二君從之後世稱聖况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于茲可爲驚怛覬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於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不報 秋七月乙未置太宗正司以宗室允讓領之時諸王子孫衆多旣聚居睦親宅詔於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遺失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鐘律詳定得失可否以聞

八月己酉頒民間冠服居室車馬器用犯制之禁乙卯月犯南斗 九月癸巳熒惑犯南斗阮逸言臣等所造鐘磬皆本于馮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美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鐘之法及國語鈞鐘絃準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對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鐘下竊睹御製樂髓新經歷代度量衡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長此則明班志以後歷代無有符合者惟蔡邕銅龠本得於周禮遺範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龠積成嘉量則是聲中黃鐘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短者蓋嘉量既成即以量聲定尺明矣今議者但爭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鐘有鈞石量衡之制况周禮國語姬代聖經翻謂無憑孰爲稽古有唐張文收定樂亦鑄銅匭此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可見也其重均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鐘之宮則律可見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制管歌聲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將臣見鑄成銅匭再限半月內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黃鐘之宮乃取李照新鐘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鐘量法度文字已編寫

次未敢具進詔送度等并定以聞度等言據鄧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分唯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爲寸法太常劉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卽爲一分中尉元正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決而蔡邕銅龠亦不明言用黍長廣黍尺今將保信黃鐘管內秬黍二百粒以委長爲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黃鐘龠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略同復將實龠秬黍再累者

按之卽又不同其龠合升斗亦皆類此又阮逸胡瑗鐘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鐘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成尺復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爲分再累至二尺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黍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枚臣等據楚衍等圍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龠秬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製銅稱二量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鐘磬各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宋紀
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鍾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鄧保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說疎舛，不可依用。集賢校理郭橧乞為嫁母服，詔兩制御史、太常寺、禮院議，詔自今並許解官申心喪。冬十月，契丹初殿試進士。十一月戊寅，皇太后楊氏崩，謚曰莊惠，祔葬永定陵。十一月丙寅，李諮卒。諮字仲詢，新喻人，舉進士，位至知樞密院。性資明達，周知世務，革濫賞，抑僥倖，慎磨勘，吏不敢欺。

契丹初殿試

人以為稱職。丁卯，以王德用知樞密院事，章得象同知院事。趙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其涼，又取瓜沙肅州，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為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地方萬里。改元大慶，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眾。河北七千人，以備契丹。河南鹽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吐蕃。回紇餘兵駐賀蘭靈州。興州、興慶府為鎮守總，十五萬。又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分鐵騎三千為十部。元昊自製

元昊併兵一路而來
宋開五路塞府不相
救接此又一大失着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宋紀
番書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以教國人紀事
四年春正月壬午詔均諸州解額 二月置赤帝像
于宮中祈嗣 三月甲戌置天章閣侍講 夏四月
乙巳呂夷簡上景祐法寶新錄 甲子呂夷簡王曾
宋綬蔡齊罷初夷簡事曾甚謹曾力薦為相及曾復
入中書位反居下而夷簡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
堪議論問有異同遂力求罷帝疑之問曾曰卿亦有
所不足邪時外傳夷簡納賄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
夷簡乞置對遂交論帝前而曾語亦有失實者求去
益力夷簡亦乞罷時曾與蔡齊善而夷簡善宋綬惟

盛度不終

盛度不得志於二人而性猜險每有所議依違其間
及是帝問度曰曾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心
事臣不得知奸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
矣帝從之曾薦齊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
留 以王隨陳堯佐同平章事韓億程琳石中立參
知政事盛度知樞密院事王巖同知院事 六月戊
子出神武秘畧賜邊臣 秋七月丁未詔河東河北
州郡密嚴邊備戊申有星數百西南流至辟大者其
光燭地黑氣長丈餘出畢宿下 入月甲戌越州水
賜被溺民家錢 冬十一月癸亥罷登萊買金場

十二月甲申并代忻州地震壞民廬舍廕歿者三萬二千三百餘人傷者五千六百人畜擾歿者五萬餘遣使撫恤其民賜歿傷之家錢有差

宋元通鑑卷第十八

宋元通鑑卷第十九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

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十九

起戊寅至庚辰凡二年

仁宗四

寶元元年春正月戊戌朔日食甲辰雷丙辰以地震及雷發不時詔轉運使提舉刑獄按所部官吏除并代忻州廕歿民家去年秋糧是月下詔求直言大理評事蘇舜欽上疏曰臣聞河東地大震烈涌水壞屋廬城堞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止始聞惶駭疑惑竊

不達世務
之言

通鑑卷十九
思自編筴所紀前代衰微喪亂之世亦嘗有此大變
今四聖接統內外平寧戎夷交歡兵革偃息固與夫
衰微喪亂之世異何災變之作及過之邪且妖祥之
興神實尸之各以類告未嘗妄也天人之應古今之
鑒大可恐懼豈王者安於逸豫信任近臣而不省政
事乎廟堂之上有非才冒祿竊弄威福而侵上事者
乎又豈施設之政有不便民者乎深宮之中有陰教
不謹以媚道進者乎西北羌夷有背盟犯順之心乎
臣從遠方來不知近事心疑而口不敢道也所怪者
朝廷見此大異不修闕政以厭天戒安民心默然不

恤如無事之時諫官御史不聞進牘鋪白災害之端
以啓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橫議咸有憂悸之色臣
世受君祿身齒國命涵濡惠澤以長此軀目睹心思
驚怛流汗欲盡吐肝膽以拜封奏又見范仲淹以剛
直忤姦臣言不用而身竄謫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
事臣不避權右必恐橫罹中傷無補於國因自悲嗟
不知所措既而孟春之初雷霆暴作臣以謂國家闕
失衆臣莫敢爲陛下言者唯天下寧以告陛下果能
沛發明詔許羣臣皆得獻言臣初聞之踴躍忻忭旬
月間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切中時病而未聞朝廷

通鑑卷十九
舉而行之是亦收虛言而不根實效也。臣聞唯誠可以應天，唯實可以安民。今應天不以誠，安民不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將何以謝神靈而救弊亂也？豈大臣蒙塞天聽，不為陛下行之，豈言事迂闊無所取，不足行也？臣竊見綱紀隳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槩舉。謹條大者二事以聞：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修己，修己者先正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今民間傳陛下比年稍適俳優賤人宴樂，踰節賜予過度，燕樂踰節則蕩，賜予過度則侈，蕩則政事不親，侈則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日視

間日隔日
猶以為疎

朝，盱眙方罷，猶坐于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歛科率始無虛日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親，用度不足，誠國大憂。臣望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則天下幸甚。其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

通鑑卷十九
而巳。陛下用人尚未慎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遷門下侍郎平章事。超越資格。復爲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虛庸邪諂。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災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鑒之哉。且石中立頃在朝。行以詼諧。自任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間。聽其語言。以資笑噓。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謀。物望甚輕。人情所忽。使災害屢降。而朝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實恐遠人輕笑中國。宜即行罷免。別選賢才。又張觀爲御史中丞。高若訥爲司諫。二人者

耻

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溫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慎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關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能文過。乃馭下之策也。臣以謂陛下身既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災異何由而生。惟陛下少留意焉。二月壬申。詔復日御前殿。三月戊戌朔。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罷。隨爲相。無所建明。數與堯佐億中立爭事。會災異屢見。右司諫韓琦言。隨堯佐中立非輔弼才。億

章得象

子綜爲羣牧判官不當以兄子綱爲代遂皆罷琦遇事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以張士遜章得象同平章事王巖李若谷參知政事王博文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得象爲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聞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此故也士遜與輔臣同奏事帝從容曰朕昨放宮人不獨閔幽閉亦省游費也近復有獻鬻女者朕卻而弗受士遜曰此盛德事也是月賜禮部進

知人

士諸科及第出身七百二十四人得司馬光夏四月王博文卒博文字仲明濟陰人善回文詩位至同知樞密院以張觀同知樞密院事五月右司諫韓琦言臣前奉詔詳定鐘律嘗覽景祐廣樂記睹李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己意別爲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非之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同兩制官詳定以聞旣而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爲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

通鑑卷十九
定舊樂鐘磬不經鑄磨者猶存三縣竒七虞郊廟殿
庭可以更用太常亦言舊樂宮縣用龍鳳散鼓四面
以應樂節李照廢而不用止以晉鼓一面應節舊樂
建鼓四并鞀應共十二面備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
鼓與罇鐘相應擊之舊樂雷鼓兩架各八面止用一
人考擊李照別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椎鼓順天左
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搖鞀以應之又所造大竽大
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絃琴並行今既復用舊樂未
審照所作樂器制度合改與否詔悉仍舊制其李照
所作勿復施用 六月建州大水賜被溺家錢 秋

八月庚辰熒惑犯南斗 九月戊申詔應祀事已受
誓戒而失虔恭者毋以赦原 冬十月丙寅詔戒百
官朋黨范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仲淹復用遽誣以
事語入帝怒亟命置之嶺南中外論薦仲淹者衆帝
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非但詆毀大臣
也今稱薦者如此似涉朋黨乃下詔戒之程琳爲帝
開說帝意解李若谷亦言近世俗薄專以朋黨汙善
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槩以朋黨名之恐正臣無
以自立帝是其言 趙元昊遣使詣五臺供佛以窺
河東道路既還與諸酋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

李若谷

元昊窺河
東

山遇

西人向化之心絕矣宋又一大失着

元昊悖文

嫚書一宜討昊母族人山喜謀殺昊并毒其母二宜討何默默也僅削奪

七乎

塞門砦赤城路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勸執還元昊元昊殺之遣使奉表畧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汾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臣偶以狂斐制小番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服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湊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土地

建為萬乘之邦家于時再讓靡遑羣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建元天授伏望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歡好魚來雁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邊方之患至誠瀝懇仰俟帝俞謹遣使奉表以聞 十一月庚戌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改元 徙范仲淹知越州帝每以水旱為憂詔諸州旬上雨雪著為令 乙卯王曾卒曾字孝先益都人甫冠舉進士第一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曾正色曰曾平生

通鑑卷之九十九 宋紀
之志不在溫飽。歷官至宰相，封沂國公。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曾曰：「執政而欲使恩歸已，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帝之初即位也，少而太后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以立于朝。宦官近習不敢窺覷，而帝德日就莊嚴。亦全令名，曾可謂社稷之臣矣。然不免參和傳會，權定大事而閒居獨念時爲感慨，是蓋彌綸之才，軋于羣媚而未悉獲，騁律粹之氣有所難屈而弗慊于心，以至大病，斯可慟已。先時大

葉清臣

星隕于郡左右，驚曰：「曾曰：後一月當自知之。如期而卒。」君子謂爲知命，謚文正。十二月甲子，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上疏曰：「天以陽動，君之道也；地以陰靜，臣之道也。天動地靜，主尊臣卑，易此則亂。地爲之震，乃十二月二日丙夜，京師地震，移刻而止。定襄同日震至五日不止，壞廬寺，殺人畜凡十之六。大河之東，彌千五百里而及都下，誠大異也。屬者熒惑犯南斗，治曆者相顧而駭，陛下憂勤庶政，方夏泰寧而一歲之中災變仍見，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者。故垂戒以啓迪，清衷而陛下泰然不以爲異，徒使內侍走

四方治佛事修道科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范仲淹
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齟舌不敢議朝政者行
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許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
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徙范仲淹知潤
州 已卯以夏竦爲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爲鄜延
環慶安撫使經畧夏州 韓億卒億字宗魏其先真
定人後徙開封之雍丘舉進士歷官尚書右丞子八
人億性方重有守治家嚴肅雖燕居未嘗有惰容見
親舊之孤貧者常給其昏葬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擲
拾官吏小過者輒頽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

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爲公卿
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
何錮之於盛世卒年七十三謚忠憲 加吐蕃唃廝

囉保順節度使自西涼爲李繼遷所陷潘羅支舊部
徃徃歸廝囉回紇降者復數萬廝囉居鄯州西有臨
咎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趨之以貿易由是富
強朝廷欲使背擊元昊以披其勢因授節鉞仍兼邈
州大首領尋加河西節度使廝囉約盡力無負然終
不能立大功

二年春正月巳酉王隨卒隨字子正河陽人舉進士

歷官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與陳堯佐同在中書議事
 多不合無大臣體外若方嚴而所治常失於寬性喜
 佛慕唐裴休之為人仍學其書然不逮也卒年七十
 六謚章惠以杜衍為刑部侍郎復知永興軍時方
 用兵民苦調發吏因緣為姦衍區處經畫寬其期會
 民得次第輸官比它州省錢過半帝以西戎方熾歎
 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錄之衍薦長安布衣
 雷簡夫才器可任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條陳西
 事甚詳帝即命檢真宗召种放故事呂夷簡上言曰
 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遠爵之以美
 是

舉布衣
雷簡夫

官異時用有不周即難於進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
 能果可用遷擢未晚上以為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
 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寔無大過人者
 三月乙卯閱試衛士戊午賜陝西緣邊軍士緡錢
 夏四月乙丑放宮女二百七十人丁亥募民入粟
 實邊蔡齊卒謚文忠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曾祖
 綰為萊州膠水令因家焉齊方重謙退有善不伐在
 政府以進賢為樂以天下為憂以致君堯舜為心不
 屈于權貴唯厚於故舊少與徐人劉頴善頴以罪廢
 齊上其書數十萬言得復官頴卒又以女妻其子所

劉頴

舉方畧才武

是年劉平乞選用酋

豪各守邊

相敵沿邊

二百里以

土人補將

校勇者貪

於祿富者

安於家按

喃氏西平

王以所得

城邑封之

削不削無

不反者江

南錢俶故

事又絕不

類

笑之是也

宰相處分

薦龐籍楊偕段少連率為名臣 五月癸巳詔近臣

舉方畧才武之士 癸卯命近臣同三司議節省浮

費 壬子王德用罷以夏守贇知樞密院事初趙元

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

以下白皙人皆異之言者論其貌類藝祖且得士心

不宜久典機密遂罷言者猶不已遂降知隨州家人

惶懼而德用舉止言笑自若惟不接賓客而已 六

月壬午削趙元昊賜姓官爵初元昊表至宰相張士

遜即議絕和問臯羣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

之旋即誅滅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其

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

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

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不報又上言姑許其所

求彼將無詞然後陰敕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之間

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為深害矣奏入

士遜笑曰人言吳舍人心風果然至是下詔削奪元

昊官爵絕互市揭榜于邊募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

即授定難節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永年齎書納旌

節及所授敕告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 時陝西

用兵調費日蹙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

將將遠畧

太宗曰三道深入用甲卒幾萬何人為將帥何人護輜重表裡砂積何處會合

上十事云近年之弊強弱兼困強為弱累中國技先強弩因參以他兵不能專用已長攻彼之短莫若令涇源環慶兩路訓練數百里間往來交擊傳矢持滿一發萬矢仍立強弩指揮又有蝦蟇

通鑑卷十九 宋紀
約若吏兵祿賜毋得輒行裁減時論者或欲損兵吏祿賜帝曰祿廩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宜申諭之 秋七月戊午夏竦移知涇州與范雍各加兼經畧使馬步軍都摠管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體量陝西詔籍就竦計事竦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遁逃窮蹙而累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戒疆吏謹烽候嚴卒乘來即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綏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耳况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

以興國習戰之帥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若浮囊挽縷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為藩籬三詔囑斯囉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若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以代東

來劄心據
上游遣使
撫存令受
子協和

吳育之言
亦可采

康定初屯
田負外劉
渙請使噶
氏令擊元
吳踰蜀乃
達既見逼
渙拜之徒
捐金繒數
萬可耻也

那得正兵出入野戰

曹瑋建置并小砦

兵七增置弓手壯下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
入大寨把隘柵殺
兵力尤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
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
征討反以疎為怯吳育又上言天下久安務因循而
厭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要置不復修一有邊警則
倉皇莫知所為逮稍安靜則又無敢輒言者若政令
修紀綱肅財用富恩信洽賞罰明將帥練習士卒精
銳則四夷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備則乘間而起矣
又曰漢通西域諸國斷匈奴右臂諸戎內附雖有桀
黠不敢獨叛唐太宗嘗賜回鶻可汗并其相手書納

其貢奉厚以金帛真宗命潘羅支攻殺李繼遷而德
明乃降元昊第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戎不通朝貢
乃得以利啗鄰境固其巢穴無肘腋之患跳梁猖獗
彼得以肆而不顧矣請募士諭噶廝囉及它番部離
散其黨與使併力以攻而均其恩賜此伐謀之要也
因錄上真宗時通西域諸番事迹是月契丹宗真迎
其母蕭氏于慶州蕭太后居慶州五年或勸契丹主
迎之以覬中國歲聘之利契丹悔悟乃奉迎還京然
出入舍止常相距十數里陰為之備 八月甲戌皇
子生丙子降三京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九月乙

卯出內庫銀四萬兩易粟賑益梓利夔路飢民冬
十月甲申詔兩川饒民出劔門關者勿禁十一月
戊子朔出內庫珠估緡錢三十萬賜三司上諭輔臣
曰此無用之物不若散之民收其直助糴邊儲亦可
少紓吾民之歛也。丁酉盛度程琳罷初張士遜惡
琳而嫉孔道輔不附已欲并去之會開封府吏馮士
元以賊敗知府鄭戩窮治之辭連度琳及天章閣待
制龐籍直集賢院呂公綽太常博士呂公弼等十餘
人士遜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盍見
上辯之道輔不悟入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怒道輔

朋附併出之於是度坐令士元強取其鄰所賃官舍
琳坐令士元給市張遜故第籍與公綽公弼坐令士
元市女口度罷知揚州琳知潁州籍等皆被黜哥士
元流海島而道輔亦出知鄆州道輔始知爲士遜所
賣發憤而卒然天下皆以遺直許之壬寅以王巖
知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事庠練習故事自執政遇
事輒分別是非嘗從容論及唐入閣儀庠退而上奏
曰入閣乃有唐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有
大內又有大明宮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高
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門內

通鑑卷一百九十九 宋紀
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天子坐朝，須立仗於正衙殿，或乘輿上御紫宸，即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閣門也。以本朝宮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欲求入閣本意，施於儀典，須先立仗文德庭，如天子止御紫宸，即喚仗自東西閣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但今之諸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對，爾。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

狄青

盧守勲

經畧

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爲入閣，其後正衙立仗，因而遂廢，甚非禮也。夏人寇保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青初以善騎射爲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若皆克捷，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鈐轄盧守勲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畧。會賊寇渭川，命圖形以進。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陳遇寇多，北狄青爲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殆

無遺類。又青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器。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党項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爲邊患。种世衡爲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謀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擒之。」

种世衡

日羌酋負鼓而出，遂爲所擒。是歲以文宣公孔聖祐從弟宗愿襲封文宣公。先是聖祐卒，無子，除襲封。且十年有醫許希鍼，愈帝疾，拜賜已。又西向拜扁鵲，曰：「不敢忘師也。」帝爲封扁鵲爲神應侯，立祠城西。彭城人顏太初作許希詩，指聖祐以諷。在位又致書參政蔡齊爲言于帝，遂以宗愿襲封。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食。先是司天楊惟德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至是知諫院富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

矯誣想宋人作樂多此類

契丹行之豈不為朝廷羞既而聞契丹罷宴帝深悔之
 是月元昊寇延州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濶
 砦疎土兵寡弱又無宿將知延州范雍聞元昊且至
 懼甚元昊詐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
 昊盛兵攻保安軍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
 雍以書召之平與元孫趨土門元昊既破金明砦執
 都監李士彬父子破安遠塞門永平諸砦乘勝至延
 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
 而前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兵繼進夜至三川口
 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都監黃

劉平石元孫死戰

劉宜孫

李士彬不終

士彬部胡兵十萬延

州號鉄壁相公元昊

使其吏詐降士彬雍

勸納之元昊以怯戰
 驕士彬又嚴酷馭下
 元昊陰誘以金帛雍中計悉墜
 俘梟致祭遂大入降
 者內應左右以弱馬
 輕士彬致之元昊此
 何略也○郭遵言未
 識寇淺深而鼓以行
 進必敗請止保安先
 偵後進平

德和巡檢万侯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還為援平
 與之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許與賊遇平與賊
 皆為偃月陣相向有頃賊兵涉水為橫陣遵擊退之
 賊復蔽盾為陣官軍復擊却之奪盾殺獲及溺歿者
 近千人平中流矢日暮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小却黃
 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麾下走保西南山眾從之
 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
 并力抗賊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平遣
 軍校杖劍遮留得千餘人轉鬪三日賊退還水東平
 率餘眾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

不聽踐雪
行數十里
寇偽為雍
使趣平戰
故敗

文彥博

會有京師

晝晦之災

始遣中使

問劉平石

元孫家屬

取法乎下

無策其矣

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日賊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
合擊絕官軍為二平遂與元孫等皆沒于賊會大雪
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即河中
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范雍貶知安州贈平元孫
官雍為治尚恕好謀而少成故及於敗 帝因劉平
石元孫之敗問所以禦邊判太常禮院丁度奏曰今
士氣傷沮若復追窮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
一朝之意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覆沒
涇州西門不開京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嚴
烽火雖常有侵軼然卒無事太祖時疆場之任不用

節將但審擢材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陞輯寧幾

二十年為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埃控扼要害為

制禦之全計因條上十策名曰備邊要覽時西疆未

寧二府三司雖旬休不廢務度言符堅以百萬師寇

晉謝安命駕出游以安人心有甚關係請給假如故無使外夷

窺朝廷淺深從之 初李之才為孟州司法參軍時

范雍守孟莫之知也雍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

境外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至雍謫安

州之才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

始恨知之才之晚 二月丁亥以夏守贊為陝西經

世情開話可刪

琦言三路
各邪一萬
人聚于鄜
慶渭三州

今更各益
三萬人
入大掠或
破其和市
或招其種
落或更築
壘拓地招
羌別立疆
制以助正
軍按其言
棟刺土民
以滅土兵
非唐募也
○琦言延
州之戰郭
遵上馬舞
二鐵簡與
舞二劍賊
格賊腦碎
又橫大鋤

畧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為都鈐轄知諫院富弼
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為鈐轄與
監軍無異昨用夏守贊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
聽辛卯月太白俱犯昴丙午改元 時西事日擾括
畿內京東西淮南馬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
緡錢八十萬陝西糴軍儲訪知邊事者釋寇所至州
縣罪及夏稅先是禁越職言事富弼因論日食謂應
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於是盡除其禁許中外
臣庶上封章言朝政闕失 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
西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安撫陝西琦

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陞
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跡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
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 以周敦頤為洪州
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
驚曰老吏不如也為政精密嚴恕務盡理道士民交
稱之 三月丙辰詔大臣條陝西攻守策 丙子大
風晝暝黑侵夕見東南丁丑罷大宴詔中外言闕政
戊寅王醜陳執中張觀罷初天聖中醜使河北過真
定時曹瑋為總管醜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
留意邊防醜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常使人

刀陷虜陣
至其帳而
還凡三出
三人殺幾
百人詔贈
果州刺史
母妻諸子
皆封拜何
不載耶○
琦又言取
勝必有奇
兵若併力
出攻則所
向皆潰欲
令仲淹籍
等選奇勇
為平羌指
揮衣糧列
龍衛而在
捷之上

兵三年更
代厚給之
并結馬○
執中云自
塞明至金
明二百里
須列修二
城每城屯
精卒千人
招土民為
弓箭手又
為蘆關一
路都巡檢
以填土彬
之缺仍以
兵二千為
三塞之援
撫熟羌而
防新附點
羌仍須增

通鑑卷十九
以馬摧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其少子元昊年方十
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
物已為非策又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
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它日必為邊患驪未以為然
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驪不能對及劉
平敗議刺鄉兵久未決帝怒遂與執中觀同罷驪始
歎瑋之明識以晏殊宋綬知樞密院事王貽永同
知院事詔按察官舉才堪將帥者夏五月壬戌張
士遜致仕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先是詔簡輦官為禁
軍輦官攜妻子遮宰相樞密院喧訴士遜馬驚墜地

移造家居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
官以為言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至是以太傅致仕
宰相得謝自士遜始戊寅以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
使范仲淹為陝西都轉運使夏守贊庸怯寡方畧召
與王守忠俱還范仲淹言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
中之備十無二三若昊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
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為今之計宜嚴
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至邊
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二三年間彼
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

土兵漸減
騎兵更須
主張將臣
使橫諫不
及
張方平

實字難言

之矣公又

云唐漢既

委之以兵

又與之以

賦稅而不

求速效在

宋尤難言

之矣張方

平曰非賊

能敗我我

自取敗爾

又曰若將

卒各盡其
用自當有
功皆名言
也

又云臨撫

喃氏洮河

接境今自

為攻取使

邈川自為

戰

又云宜聚

重兵于永

興為臨制

根本之地

按兩渠之

故跡間置

屯務

知延州嘗

閱武部式
見唐取人

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與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是月元昊陷塞門諸砦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

以為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

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

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臣呂夷簡

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六月丁亥

以夏守贊同知樞密院事壬子詔官寮罷任所過山

險去處差軍士防送秋七月乙丑遣使以討元昊

告契丹已卯除范仲淹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並

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初仲淹

與呂夷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上悅以夷

簡為長者既而仲淹入謝上諭使釋前憾仲淹頓首

曰臣向所論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八月戊申夏

守贊罷以杜衍同知樞密院事右正言梁適等皆言

守贊經畧西事無功不可復處樞密遂罷范仲淹

以延州諸砦多失守請自行詔仲淹兼知延州先是

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

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

為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

通鑑卷之九十九 宋紀四 宗四

皆較取實
旣傲行之

建鄜城

修諸砦

張載

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
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
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
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
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它所減
不與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
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埃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
踵歸業時張載年二十一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
之地以書謁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
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載由是知

楊保吉
任福

福密出城

密部分諸

將王懷政

攻白豹城

西斷神樹

觀來路范

全攻其東

斷金湯之

學 九月戊午李若谷罷以宋綬晁宗慤參知政事
戊辰以晏殊爲樞密使王貽永杜衍鄭戩爲副使是
月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連陷乾溝乾
福趙福三堡韓琦使環慶副總管任福等領兵七千
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
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時塞門諸砦旣陷鄜
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
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衡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
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
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

仁示四

英入城門
開敵福以
大將駐于
城策應非
浪戰也及
捉一酋擊
季家妹押
送慶州與
士人為妻
亦大有處
置
以官錢貸
商旅使致
之不問所
出入
士卒病嘗
使一子視
之戒以不
愈必管之
有功者或

解所服金
帶或撤席
上銀器遺
之胡部蘇
慕恩出侍
姬佐酒既
入內潛與
姬戲即遣
之

真隱

鑿地百五十尺遇石橫亘工徒曰是不可井矣世衡
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爾其屑而出之凡屑石一畚
定價百錢工乃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城成賜名
青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
遂富實教民習射以銀為的中者與之或爭徭役亦
使之射中者優免有過失者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
是人人能射冬十月詔內降升遷者許執奏先是
韓琦言祖宗於賞罰任使必與兩省大臣升朝公議
自莊獻垂簾遂有假托因緣或於內中下表或口為
奏求以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蠹壞綱紀為害至深

臣乞自今於凡因緣陳乞者即降出姓名并為奏求
人並重行貶責則聖政無私朝規有叙矣帝嘉納之
詔禁皇族及諸命婦女冠尼等非時入內至是復詔
凡有內降升遷及差遣者許執奏十二月癸未出
內藏絹一百萬助糴軍儲癸卯參知政事宋綬卒綬
字公垂趙州平棘人清介博學言動有常朝廷大議
論多所裁定戊申鑄當十錢以助邊費阮逸上鐘
律制議并圖三卷是年邵雍至洛初雍居其城之
百源山受易於李之才已而歎曰管人尚友於古而
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

之墟久之而歸曰道在是矣至是來游河南葵其親
於伊水上遂定居焉蓬華環堵不芘風雨雖平居屢
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

宋元通鑑卷第十九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

起辛巳至壬午凡二年

仁宗五

真宗

慶曆元年春正月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
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
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為難杜
衍亦曰徼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
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

願存此一
路招納隄
防意自周
密

其言曰久
戍則軍情
危殆遠饋
則民力將
竭

此等銳氣
壯言自不
可少

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飢。其勢易制。且鄜延密邇
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
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
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
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
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剷黠虜。若
鄜延以牽制為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於賊手。非計
之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
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當自謹守。
以觀其變。未可輕兵深入。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

淹堅執不可。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公曰。大
凡用兵。當置勝敗于度外。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
納。使朝廷強之。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
賊昊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
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
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遂
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
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蹙。師老思
歸。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
可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元昊遣高延德還延

公嘗議攻策云延安西慶州東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取可攻之地其在于此留王兵守之使范全趙明安撫之通得兩路軍馬易為應援令勇夫身死者居其前如王信狄青劉拯范全劉貽孫張建侯可用

策應者居其次如任守王信達王文王遇張宗武談嘉震王守恩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于前隊如張信張忠郭達張懷忠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如周美張璨李緯楊郟劉康濟張繼勛又云胡盧泉一帶蕃

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為書遺元昊曰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為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眾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為比故自謂可行其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番中有叛朝廷者

大王當為霸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管在唐末天下恟恟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

部與明珠
滅滅相接

二處城寨
平定更圖

一處為據
守之策又

議守策云
今神世衡

欲于本處
漸興田利

今聞僅獲
萬石臣以

為邊寨皆
可使弓手

王兵以守
之因圖營

真

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
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
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
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
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真宗皇帝奉
天體道清淨無為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
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
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
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初人
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

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蓋
有血戰而歿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
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無乃
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鬪不熟紀律劉
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
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賀晉鄭人侵
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
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
今邊士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
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

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强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歿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幸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柰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番兵戰歿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歿者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爲妖爲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

民皆爲赤子何番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畧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番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歿傷相枕哭泣相聞之慘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

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番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番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番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憂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

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惟大王擇焉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二月韓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逼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傳參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爲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糧餉便

魏公自是
失着不必
曲爲之諱
如魏公者
方可不以
成敗論

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
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
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
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佯北桑懌引騎趨之福踵其
後謀傳敵兵少福等因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
川觀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必使
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
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
川口候者言夏人有些不多明日福與懌循好水川
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

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於道旁得數銀
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
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
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
動衆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懌等莫測旣
而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自山背下擊士
卒多墜崖塹相覆歷懌肅戰歿敵分兵數千斷官軍
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
吾爲大將兵敗以歿報國爾揮四刃缺簡挺身決鬪
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歿子懷亮亦歿之敵乃併兵攻

桑懌劉肅
戰死

任福福子
懷亮戰死

武英王珪
趙津耿傳
死戰

觀英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陣于
觀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
至珪屢出畧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敵
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傳皆歿士卒死者萬三百
人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得
還關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
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琦還至半途陣
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
鬼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
之鬼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琦掩

諜報精明
乃爾

泣駐馬不能進范仲淹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
於度外也奏至帝震悼為之盱食宋庠請修潼關以
備衝突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
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當時言者又謂福
之敗由參軍耿傳督戰太急後得傳書乃戒福使持
重毋輕進經畧判官尹洙以傳文吏無軍責而歿于
行陣又為時所誣為作憫忠辨誣二篇 三月元昊
答范仲淹書語極悖慢仲淹對來使焚之呂夷簡語
宋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
焚不奏他人敢爾邪時朝廷命仲淹陳對仲淹奏曰

子瞻處置
金塔祖此

宋庠不終

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
勢益張故復書悖慢臣以為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
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
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上聞奏下兩府共議宋庠遽曰
仲淹可斬杜衍曰仲淹志在招叛蓋忠於朝廷也何
可深罪爭之甚力宋庠謂夷簡必有言助已而夷簡
默無一語上顧問夷簡何如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
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仲淹知耀州於是論者諠然咸
謂宋庠之妄而不知為夷簡所賣也 夏四月以陳
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時夏竦判永興軍執

夏竦不終

中知軍事議多異同故分命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
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嘗出巡邊
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兵變元昊命募得竦首者與
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 五月宋庠鄭戩罷庠練習
典故遇事輒分別是非戩果敢任氣皆與呂夷簡不
合罷凡庠與善者夷簡悉指為朋黨斥之 以王舉
正參知政事任中師任布為樞密副使 六月壬辰
詔陝西諸路總管司嚴邊備毋輒入賊界賊至則禦
之乙巳詔近臣舉河北陝西河東知州通判縣令
秋七月丙辰月掩心後星戊午月掩南斗是月元昊

乘邊臣

折繼閔
王世直

王顯
王餘慶

孫吉
楊偕不終

張亢

元論西事
云延州之

敗由諸將
自守不相

應援謀定
敵寇其所

某將為先
鋒某為奇

兵某為聲
援某出死

士某設覆
都同巡檢

谷執要害
又合都路

取某路出
應仍潛應

旗幟為號
又云朝廷

盡力供億
而邊臣但

言兵每路
欲更增十

萬人亦不
見成功之

効又云前
條方遂施

行後令復
即衝改脊
更有抄錄
之勞官負
無看詳之
暇

寇麟府州折繼閔敗之。八月元昊寇金明砦破寧

夏砦砦主王世直兵馬監押王顯歿之進圍豐州孤

城無援遂陷知州王餘慶兵馬監押孫吉歿之。時

元昊遣兵分屯要害以絕麟州餉道楊偕請奔河外

保合河津帝不許會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擊賊瑠

璃堡破之又戰于柏子砦及兔毛川皆敗之遂築建

寧等五堡十餘柵河外始固。冬十月夏竦陳執中

罷時知諫院張方平言竦為統帥三歲于茲師惟不

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殘蕩安用為統帥也今

將校被斥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乃改竦判河中

執中知陝州。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以韓

琦知秦州王汾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

各兼經畧安撫招討使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

當賊衝王汾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

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畧

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埃於西賊舉動之時

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

於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

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

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

出內帑以行間非糜賞也

築招安龍安砦

周美

王信

城慶州即大順城

范純佑趙明

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嚮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為中國川羌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

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番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罷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鈞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以尹洙通判秦州加直集賢院洙上奏曰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為慟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彊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六卿篡晉為戒二帝不以危亂滅亡為諱故子孫保有

通鑑卷二十一
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起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爲諱故秦隋宗社數年爲丘墟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於秦隋矣至于西有不臣之虜北有強大之鄰非特閭巷盜賊之勢也自西夏叛命四年並塞苦數擾內地疲遠輸兵久于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宜夙夜憂

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勞寬大未有能遠過者然不聞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此賤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也何者今命令數更恩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爾非有難動之勢也而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臣謂陛下不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於下也異時民間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相與竊語以爲不久當更旣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羣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之後復

通鑑卷二十一
宋紀
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頗自詘其謀以爲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政衰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樹恩私黨名爲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爲沮德音則威柄輕於上且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

也夫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及伶官太醫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傳言內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疎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即知畜於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宿兵用度寢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爲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爾徃歲聞邊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不悅服或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徃徃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

數語切直
其餘可刪

通鑑卷二十一
方今非獨四夷之爲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紀綱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邊境之患庶乎息矣惟深詈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主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帝嘉納之改太常丞知涇州尋以右司諫知渭州十一月丙寅祀天地于園丘大赦改元 自西方用師帝爲盱食然元昊亦困弊漸有自悔之意知諫院張方平言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

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十二月行崇天萬年曆 詔天下立義倉

鹽法

二年春正月丁巳復推鹽法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並邊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推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鍍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爲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二百二十斤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

利義勇字
舉將才

為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析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末鹽悉復禁推癸亥詔磨勘院凡諸路提點刑獄到闕分功罪三等聞奏以待黜陟二月乙未詔選河北諸州強壯者為軍刺手背為義勇字各營于其州給以俸廩分番訓練不願者釋之尋又刺陝西秦鳳路義勇為保捷軍三月甲辰詔武臣舉將才癸丑范仲淹請給樞密院空名宣及宣徽院頭子各百道以備賞功從之巡邊至環州州屬羌陰連虜為

契丹乘釁

契丹蕭孝穆

患邊上仲淹謂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堅固乃奏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詔從其請辛酉晁宗慤罷已巳契丹來求關南之地時契丹主漸長國內無事戶口蕃息慨然有南侵之意會元昊反中國盱食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乃集羣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兩國強弱聖慮所悉况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况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

使節

取故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未至呂夷簡奏富弼爲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未托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未等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未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餉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

歐陽修

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

王安石

是月賜進士及第出身八百三十九人得王安石呂

呂公著

公著夏四月癸亥除范仲淹爲鄜州觀察使辭不

受其讓表略云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胡

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改觀察使則與諸族

首領名號相亂恐爲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祿

辭甚切表三上乃命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富弼如

契丹五月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河北京東皆

爲邊備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

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邪我聞契丹畏

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
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戊午建大名府爲
北京即真宗駐驛之所 乙丑罷左藏月進錢千二
百緡謂輔臣曰此周官所謂供王之好用者朕宮中
無所費其斥以賜縣官尋禁銷金爲服飾 六月癸
酉朔日食甲戌出內藏銀紬絹三百萬助邊費時契
丹兵歷境詔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
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
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實以歸是屈人
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

併樞密於
中書

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秋七月丙辰任布罷戊午以呂夷簡章得象兼樞
密使加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
帝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
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知諫院張方平言朝
廷政令之所出在中書若樞密院則古無有也蓋起
於後唐權宜之制而事柄遂與中書均分軍民爲一
體別文武爲兩途政出多門自古所患乞特廢樞密
院或併本院職事於中書帝因追用弼議命夷簡判
樞密事議者以判名大重夷簡亦不敢當遂改兼樞

通鑑卷二十一
宋紀
密使富弼至契丹見契丹主宗真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主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

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旣退劉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

嘗言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非朝所欲不
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
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爾。澶淵之盟。
天地鬼神實臨之。非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
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
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
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
且言。非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
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
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弼曰。結昏易

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
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
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癸亥帝
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
傳之詞于政府。旣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
使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
不同。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曰。政府故爲此以陷臣。臣
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
爲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奸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
易書而行。

通鑑卷二十一
論曰晏殊在天禧間草復留丁謂制已愧劉筠天
聖間則恐爲范仲淹忠直所累至此則又爲兩可
之辭以黨夷簡嗟哉同叔豈亦隨世以就功名者
乎

九月富弼至契丹不復議昏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旣
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
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弼曰亦不可契
丹主曰南朝旣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
若我擁兵而南得毋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
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用兵用則當以

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
古有之矣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
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
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
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
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
二字臣以歿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
竟以納字許之於是歲增錢絹各十萬匹兩送至白
溝仍遣知制誥梁適持誓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
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來報撤兵自是通好如故

通鑑卷二十一
李燾曰時契丹實惜盟好特爲虛聲以動中國夷
簡等乃許與過厚遂爲無窮之害

閏月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
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剛浪陵遇乞
兄弟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
之剛浪陵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种世衡乞降又
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
用困乏人情便於和世衡與籍咸疑其詐乃屯兵青
澗留文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王
沿使副總管葛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分諸將爲四路

葛懷敏
十四人

趨定州砦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
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將校十四
人歿焉餘軍九千四百馬六百皆爲敵所得元昊乘
勝直抵渭川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涇汾以東皆閉
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番漢兵援之元昊乃還議
者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
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
爲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所
向有功近歲因西羌之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
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

魏公云豈不思契丹
既能使元昊罷兵獨
不能使元昊舉兵乎
又云近中書樞密院
求一武臣代郭承祐
聚議累日不能得

王堯臣

通鑑卷二十一
之弊也。况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即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歿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大効，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
冬十月戊午，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人屯涇原。庚申，詔恤將校陣亡其妻女無依者，養之宮中。十一月壬申，黑氣貫北斗。辛巳，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為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置司涇州。初，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

滕宗諒

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歿，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策。於是復置陝西路，經畧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為體量安撫使，徙

通鑑卷二十一
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既
爲陝西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
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畧
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
以爲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
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人爲之謠曰軍中
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
破膽甲申徵處士孫復爲國子監直講初范仲淹
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干謁仲淹贈錢一千
明年復至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乃戚然

徵處士孫
復

動色對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仲
淹乃補以學職俾月得三千錢且授以春秋旣而辭
去舉進士不第退居太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
魯多學者自石介而下皆以師禮事之時年逾四十
家貧不娶李廸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辭焉
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
先生貧賤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復乃許之至是仲淹
去睢陽蓋十年餘矣但聞太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
春秋教授學者道高德邁而亦未遑究其所自及石
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孫先生非隱者也仲淹于是借

不愧知已

富弼薦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及至乃管日
索遊孫秀才也 以富弼為翰林學士辭不拜弼始

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

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直

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

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敢

受賞乎一日王拱辰言于帝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

能添金帛之數厚夷狄而敝中國耳帝曰不然朕所

保者土宇生民耳財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

出於生民邪帝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之積歲出

以賜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興調發歲出不貲非若

今之緩取也拱辰曰犬戎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陛

下只有一女萬一欲請和親則如之何帝閔然動色

曰苟利社稷朕亦豈愛一女邪拱辰言塞且知譖之

不行也遽曰臣不知陛下能屈已愛民如此真堯舜

之主也洒泣再拜而出初富弼以右正言糾察在京

刑獄時有用偽牒為僧者事覺乃堂吏為之弼白呂

夷簡請以吏付獄夷簡指其坐曰公不义居此無為

近名弼必得吏乃止夷簡滋不悅乃薦弼使契丹歐

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蓋為此也至是帝嘉弼

見亦不亂
辭得是

使事有功而拱辰諧之無亦希執政意也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一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一

癸未
一年

仁宗六

慶曆三年春正月辛巳詔輔臣議蠲減天下賦役辛卯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申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議也癸巳元昊上書請和始元昊寇邊王師屢撓虜之氣燄益張常有并吞關中之意其將剛浪陵號野利又有將

元昊將野利天都王

號天都王元昊倚爲腹心凡勝我軍皆二將之策也
种世衡方城青澗謀有以去之有王嵩者本青澗僧
世衡察其堅朴誘令冠帶因出師以賊級予之白於
帥府表授二班借職充經略司指使且力爲辦其家
事凡屋室騎從衣食之具悉出世衡嵩感恩旣深世
衡反不禮奇以奴畜之或掠治械繫數日嵩雖不勝其
苦卒無一辭怨望世衡知可任兵事居半年召嵩謂
之曰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雖有甚於
此者汝能爲吾卒不言否嵩泣對曰蒙將軍恩教致
身榮顯常誓以歿報而未知其所况敢辭捶楚乎世

衡乃草遺野利書書辭大抵如世間問起居之儀惟
以數句隱辭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行之意書於尺
素且膏以蠟置衲衣間密縫之告嵩非濱歿不得洩
如洩之當以負恩不能成吾事爲言并以畫龜一幅
棗一部爲信俾遺野利嵩受教至野利所居致世衡
命出棗龜投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奇种將軍今
何兒女子見識度嵩別有書嵩佯目左右旣而荅以
無有野利不敢匿乃封其信上元昊數日元昊召野
利與嵩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詣一
官寺曰樞密院次日中書有數胡人雜坐野利與焉

通鑑卷二十一
召嵩廷詰世衡書問所在嵩堅執前對稍稍去巾櫛
加執縛至于捶楚極苦嵩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
一官寺廳事廣楹皆垂斑竹箔綠衣小豎立其左右
嵩意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又以前問責之
曰若不速言歿矣嵩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
且言曰始將軍遣嵩密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洩今
不幸空歿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箔中急
使人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衲衣取書以進書入移
刻始命嵩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
將假爲野利使使于世衡世衡知元昊所遣未即見

命屬官日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其在興州左右
者言之則詳在野利所部多不能悉適擒生虜數人
因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其姓名果元昊使世衡意
決乃見之使者傳野利語世衡謾罵元昊而稱野利
有心內附乃厚遣使者曰爲吾語若主速決毋遲留
也使者至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歿矣世衡知謀已行
因欲并間天都又爲置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
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
雜紙幣伺有虜至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
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以此亦得臯元昊旣失二將久

元昊將
賀從勛

之始悟爲世衡所賣遂定講和之策時西鄙用兵日
久帝心厭之會契丹使至亦言元昊欲歸款乃密詔
龐籍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
仍使文貴至延州議和然猶倔强不肯削僭號且云
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
未服乃令自請詔籍復書許之元昊知朝廷許和有
遣吏得休一朝廷得休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勛與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
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
稱臣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名體未正不敢
以聞從勛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

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
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寢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
請遣使諭之契丹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
禮部郎中吳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爲日已久不可
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權今二蕃自鬪鬪久不解
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元昊臣恐契丹
窺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毫髮之助而太行東西且
有烟塵之警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
自絕力屈而歸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
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轅

應敵得體

通鑑卷二十一
門。即聽內附。若猶堅拒。當爲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
歸罪我矣。於是召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
易育議。范仲淹巡邊。知環州屬羌多密。與元昊相
通。以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
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僞強未嘗出見州
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
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
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
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
者。公了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二月

牛奴訛

丙午。賜陝西招討韓琦。范仲淹。龐籍。錢各百萬。辛酉。立四門學。時邊吏誣劉平降元。昊尚存。朝廷議收其家。賈昌朝曰。漢族殺李陵。陵不得歸。而漢悔之。先帝厚撫王繼忠家。終得繼忠用。平事未可知。使收其族。雖平在。亦不得還矣。上從之。平族獲免。三月。戊子。以呂夷簡爲司徒。同議軍國大事。先是夷簡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愈。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帝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翦以賜卿。至是。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兀子。與以前夷簡辭避。久之。詔給扶母

禮大臣但
非其人耳

拜乃罷相改授司徒同議軍國大事 以晏殊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弼固辭不拜弼見帝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歿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耻臥薪嘗膽不忘修政且收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於守備決不敢懈帝察其意堅改授資政殿學士 召夏竦為樞密使 增置諫官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襄喜賢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修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

王素
蔡襄

恐邪人不利必造為禦之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爾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修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修乃進朋黨論以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皆自然之理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

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夏四月戊戌朔幸瓊林苑閱騎士癸卯賀從勗至京帝用龐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如夏州許冊封元昊爲夏國主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謂契丹無敵於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蔡襄亦言元

封元昊

昊自稱兀卒旣又譯爲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不可許其請帝皆不聽良佐至夏州元昊亦遣如定聿捨張延壽等來議和及歲幣甲辰朝廷以元昊請和遂召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命知永興軍鄭戩代之富弼言西寇未殄亦須藉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願召一人使處於內一人就授副樞且令在邊表裏相濟事無不

倉卒易賢
將

集不聽時元昊倚契丹邀索亡厭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力陳其不便帝嘉納之帝御天章閣召公卿出手詔問當世急務葉清臣聞之極論時政且

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醇厚人知止足宰相用儉佞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渾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趨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議以惑聰明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日皆擢職司以鼎所任比日人士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為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為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摭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善則從而倡和為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自宜言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

用為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常等宋禧為御史勸陛下宮中畜犬設棘以為守衛削弱朝體取笑四夷不加訶譴擢為諫官王達兩為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剝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帝覽而頷之乙巳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為樞密使初召竦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畧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

王拱辰

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入見右正言余靖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命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爲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即日詔竦歸鎮拜杜衍爲樞密使竦亦自請還節鉞徙知亳州竦至亳上書萬言自辯乃徙判并州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飲酒叫號以爲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

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旣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會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爲諫官夏竦旣拜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曰於惟慶曆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闈晨坐太極晝開闈闈躬覽英賢手鉏姦枿大聲颯颯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躋

多事

議論精卓
在宋朝文
字大有聲
口

躅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喜吉初聞皇帝蹙然言
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
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鏞期
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貳二
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火
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爲予司諫正予門闌爲予京
兆聖予讒說賊叛予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
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之予晚得
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
切予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

歲忠力厯竭契丹忘義檇杙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
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
里歿生一節視弼之虜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
鐵寵名大官以酌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
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
札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
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奇
骨其器魁落豈視居楔其人渾朴不施剗劂可屬大
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轍
轍言論磔砢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

官、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
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管為御史、幾叩予榻、襄雖小
官、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修儔
疋、並為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毋鉗汝舌、皇帝聖
明、忠邪辨別、舉擢俊良、掃除妖魃、眾賢之進、如茅斯
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
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
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
測、其動如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已南面、遐疢進
賢、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

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帝之德、羣臣踧踖、重足
屏息、交相教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殛、諸侯
危慄、墮玉失鳥、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
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筴、交相告語、皇帝英武、解兵
修貢、永為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
服焉、臣願皇帝壽萬千年、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
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
范仲淹亦謂韓琦曰、介之為此、蓋可虞也、五月丁
卯朔、日食、帝以正月不雨、至于是月、遣使祠禱岳瀆、
羣臣請帝親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

以旦日出禱王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素對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竦然詔明日詣西太一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間時命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車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時王德用進二女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旦子也有世舊非它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柰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宮而賜素銀緋戊子雨輔臣稱賀帝曰天久不雨朕每焚香上禱昨夕寢殿中忽聞微雷遽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衣皆沾濕移刻

王德用不終

雨霽再拜以謝方敢升階比欲下詔罪已撤樂減膳又恐近于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敢受賀乎

呂夷簡求罷帝優詔弗許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叟代已才庸負重謀議不協忿爭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寢廢又以張士遜冠台席士遜本乏遠識致隳國事蓋夷簡不進賢為社稷遠圖但引不若已者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已不可冀復思已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秉朝政于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為安以避謗

人臣不忠莫大於引進庸人而不智亦莫大於是

亦未知何以得此

通鑑卷二十一
爲智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殲
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
怨咨。隆盛之基。忽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
和御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
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
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
已。未知何以爲陛下報。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
左右毀之也。皆謂儉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
比契丹復盟。西夏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
振紀綱。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

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爲安。臣恐土崩瓦
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
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
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蹇
切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
年耳。至是蔡襄復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並笏
受事於門。貪戀權勢。病不知止。乃命夷簡不得同議
軍國大事。秋七月丙子。王舉正罷。歐陽修。余靖。論
舉正懦弱。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
淹。帝然之。舉正罷。知許州。八月丁未。以范仲淹。叅

舉錯

老成人用
心而說者
遂坐以吏
張作事難
矣哉

開天章閣
臣子一大
遭逢也區
區列欵何
足道

此兩人者
同心共濟
人也何必
分西北

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
與韓琦出行邊命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
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
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
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
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備
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採用之宜著令者皆
以詔書畫一頒下 復以富弼為樞密副使弼猶固
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遠故也時
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弼不

得已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
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畧以
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
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癸丑以韓琦

為陝西宣撫使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
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
直琦嘗條所宜先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才賢
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
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
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

通鑑卷二十一 宋紀
注措帝嘉納之遂命宣撫陝西琦討平羣盜張海郭
邈山等汰禁卒羸老不任用者修鄜延城障賑河中
同華諸州飢民所活百餘萬人且陳西北四策以為
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
洛都密定討伐之計九月戊辰呂夷簡以太尉致
仕乙亥任中師罷丁丑詔執政大臣非假休不許私
第受謁冬十月以張鼎之王素等為都轉運按察
使先是知諫院歐陽修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
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二丞
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

張鼎之

朱墨書

沈邈

施昌言

李絢

考課

公廉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
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
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
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鼎之等首被茲選鼎之河
北王素淮南沈邈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西仲淹
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韓億亦坐此
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
哭邪亦宜細察遂悉罷之壬戌詔曰考課之法舊矣祥符之際
治致昇平凡下詔條全務寬大考最則有限年之制
入官則有循資之格及此事邊因緣多故思得應務

更定磨勘法

之才無虧素餐之道非賞勸衆志不激勵非甄別人情不憤悱具申凡目著于甲令因更定磨勘法初太祖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爲月限考滿即遷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而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得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贓臯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逾遷謂之循資淳化四年始置磨勘司然每遇恩慶百僚多得序進真宗即位始罷之惟郊祀恩許加勛階爵邑至

穆
記此等或
稍略之可
也

是范仲淹富弼以官冗由磨勘亟易至高位故獲蔭者衆乃令待制以上自遷官後六歲無故則復遷之有過益展年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監限七十員有闕乃補少卿以上遷官聽旨其法始密于舊矣契丹北院使蕭孝穆卒孝穆位高益畏與人交始終如一所薦拔皆忠直嘗語人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若自親煩碎則大事凝滯矣自蕭合卓以吏才進位宰相其後轉效不知大體孝穆歎曰不能移風易俗儉安爵位臣子之道若是乎時稱爲國寶臣十一月丁亥詔曰周大

抑僥倖

更定蔭子法

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材蓋本于世胄。而今之蔭法。推恩太廣。以致疎宗蒙澤。稚齒授官。未知立身之道。從政之方。而並階仕進。非所以審爵重民也。其著為令。于是更定蔭子法。初太祖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仕。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尋特定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薦之恩。寔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其制。凡選人。遇郊赴銓試。不試者永不預選。且罷聖節奏蔭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第姪

孫甫

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子之恩殺矣。十二月丁巳。大雨雪。木水河北。雨赤雪。河東地震。諫官孫甫上疏言。赤雪者赤青也。人君舒緩之應。地震者陰盛也。陰之象為臣。為後宮。為戎狄。盛則陰變而動矣。天地災固無虛。應陛下救舒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懾姦邪。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此應天之實也。

宋元通鑑卷二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二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二

起甲申至乙酉凡二年

仁宗七

經筵

趙師民

慶曆四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爲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爲之世臣愚以爲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曾公

曾公亮

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

藩王

王元儼卒儼太宗第八子廣穎豐頤嚴毅不可犯天下崇憚之名聞外夷呼為八大王遼人入使必問王安否及所在莊獻太后臨朝王自以屬尊望重恐為所忌深自沉晦既有疾帝親視之屏人與語所對皆忠言至是卒有司以年歲不利財用方困請緩葬期范仲淹言荆王太宗愛子真宗愛弟屢被讒惑陛下仁聖力能保全豈忍送葬之際却惜財利而廢典禮請賜內藏庫金帛備葬事帝從之 辛卯太常禮院

拯飢

崇學

設學校以
備州縣之
察則把持
與狎侮皆
非

上新修禮書及慶曆祀儀 二月丙申出奉宸庫銀三萬兩下陝西博糴穀麥以濟飢民 三月乙亥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眾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至是乃詔曰儒者

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吾豪雋竒偉之士。何以奮焉。士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敦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敝。而學者自以爲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務進德修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負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

重教官

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論。次詩賦。通考爲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已卯。出御書治道三十五事。賜講讀官。元昊侵党項。契丹遣使讓之。元昊不聽。党項等部及夾山部落。呆兒族八百戶。與山西部族節度使屈烈。皆叛契丹。降于元昊。夏四月丁酉。以宜州蠻歐希範叛。詔廣西鈐轄司發兵討捕。壬子。判國子監王拱辰。田况。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

愚意直說
君子不黨
何等明白
且可釋主
疑即朋黨
論宜無作

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帝與執政論及朋黨事，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各為一黨。在主上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不可禁也。」五月壬申，帝至太學，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

興武學

梅堯臣

學。至是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式瑗上書請興武學，其畧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臣曾任丹州軍事推官，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蒞武學，每日只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御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間，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契丹伐，党項夏人救之，元昊復遣使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

不須一二十年

何難

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
 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栲栳鎌刀
 南安承平故地及它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為界於
 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
 常數臣不復以它相干乞頒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
 以為好儻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
 祀不永子孫罹殃帝遣使賜元昊詔曰俯閱來誓一
 皆如約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於崇政殿
 言為今之策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因上四
 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戰四曰備且請力行七事一

久守之計
 只用土兵
 故關內諸
 州土兵免
 其遠戍而
 併遷其家
 於緣邊任
 營如西戎
 以山界藩
 部為強兵
 漢家以山
 界屬戶及
 弓器為善
 戰蓋各以
 邊人為強
 耳

密為經畧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遣將四急於教戰五
 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又言北
 戎久強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為之備禍
 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備若北戎一朝稱兵深入必
 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直趨澶淵若京城
 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
 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而邀之擊之皆可也
 故修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余靖言
 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
 為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 六月開寶寺塔火余

靖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宜戒懼以答天意。而聞有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竊恐巧佞之人推為靈異，再圖營造，廣事浮費，以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毀，况藉其福以庇於民哉。

出范仲淹

壬子，以范仲淹為陝西河東宣撫使。時仲淹奏防秋事，近願罷臣叅知政事，特賜知邊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遂有是命。始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為已任，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

未見更張
何謂無漸
此等語
不刪去

漸，規模闊大，論者籍籍以為難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由是謗毀寔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先是石介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不自安于朝，皆請出按西北邊，不許。適聞契丹伐夏，仲淹固請行，乃獨允之。仲淹將赴陝，過鄭州，時呂夷簡已老居鄭，仲淹往見之。夷簡問何事，遽出。仲淹對以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即還。

夷簡曰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若欲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爲便仲淹愕然仲淹既去朝攻者果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

羅從彥曰小人之權幸可畏也以仁宗之英明急於圖治而富范等劔於讒間不果其志何邪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與合心同謀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斷之爲之不暴而持之以久故小人不得措其私權幸不得搖其成若慶曆之事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君臣之間毋乃有未至邪

天生章得象陳執中夏竦徹小人亦無如之何

契丹史

封宗室

京師旱蝗上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百姓何罪罹此默禱上帝願歸咎眇躬余靖等言災異之來寔由人事闕失今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伏乞必踐其言必行其實專聽斷攬威權號令信於人恩澤及於下則災異消和氣應矣契丹初修國史命耶律谷欲耶律庶成等充史官秋七月戊寅大封宗室先是富弼言北虜率以近親爲名王將相以治國事掌兵柄今歲荆王之薨識者憂之臣願陛下擇宗室中賢者數人封之內以藩屏王室外以威示四夷時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帝用弼議封秦王

廷美子德文為東平王，潤王元份子允讓為汝南王，燕王德昭孫從藹為潁國公，岐王德芳孫從照為安國公。同時封王公者凡十人。壬午月，犯熒惑。

亦一機會

始失之繼遷以養成

德明元昊

而又求援

於契丹先

着俱失

出富弼

未契丹主以夏援，党項之故，徵諸道兵將討元昊。遣使來告曰：「請為中國討賊，慎無與和也。」時朝廷欲加元昊封冊，而契丹之使適至，帝疑契丹與元昊同謀，以見欺，欲調發為備。召羣臣議之，富弼言：「契丹實有怨于元昊耳，保無他也。」余靖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八月，命余靖如契丹，致齎禮，且覘其誠否，而留夏國封冊不發。以富弼為河北宣撫使，從弼請也。弼

出石介

疑相臣逐

言官之漸

及范仲淹既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戊午，詔輔臣所薦官，毋以為諫官、御史。九月，戊辰，呂夷簡卒。夷簡字坦夫，河南人。後居壽州，舉進士，又

何周旋至此史筆安在

舉制科，歷位輔相，自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選將命使，二邊以寧。說者以為夷簡之力為多。然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幣，大為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李迪于外，不知此何以云。當時謂其屈伸舒卷，動有操術，雖數為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故富國最久，先呂蒙正稱其有宰相才者，豈以是邪。

通鑑卷三十三
朱熹曰當呂夷簡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已必力排之逮其晚節見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排去者將起復用是以寧損故怨以爲叔之桑榆之計其慮患之意雖不盡出於公其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國家者相去有間矣

論曰古所謂一个臣者斷斷無技休休有容若夷簡者技則有矣有容則未也觀其嘗令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

可以爲相矣不欲爲一个臣而欲人爲一庸夫相道果若是已乎

庚午晏殊罷殊平居好賢及爲相務進人材擢歐陽修等爲諫官既而苦其論事煩數或向折之至是修出爲河北都轉運使諫官奏留之殊獨不許孫甫蔡

出歐陽修

襄因上言殊爲李宸妃碑不言生帝又役官兵治儻舍以規利乃降授工部尚書出知潁州甲申以杜

相杜衍

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君子小人並用費昌朝爲樞密使陳執中參知政事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

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執中自知青州召還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雖係陳恕之子然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之不幸也帝不聽諫官論不止乃命中使賫勅告即青州賜之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邪朕已召之矣乃不敢言冬十月契丹

契丹三路兵

契丹與元吳大戰

主宗真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第重元將騎兵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騎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

元昊計困契丹

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遣樞密副使蕭革迓之而進軍次于河曲元昊親率黨項三部以待罪契丹命革詰其納叛背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惠以為大軍既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飢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砮執駙馬蕭胡覩以去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亦遣所留夏使還之

契丹主遂引兵還 十一月詔戒朋黨相許并戒按察恣為苛刻及文人肆言行怪者 契丹以雲州為西京雲州即雲中也契丹建為西京大同府於是契丹境內凡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千二屬國六十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胸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 十二月余靖使還知契丹已與夏和帝乃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冊元昊為夏國主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冊籍以錦金塗銀印文曰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

冊元昊

築古細腰城

蔣偕

勅書為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買實宴坐朶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推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命國子博士高良夫等會夏人畫疆界然朝使往止留館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 种世衡卒世衡字仲平放兒子也以放蔭補官累遷太子中舍歷知環州環原之間有明珠滅臧康奴三族最大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宣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命世衡及知原州蔣偕董其事世衡時方臥病檄至即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世衡善撫士卒得人死

通鑑卷二十二
力教士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謀某事、辭某事者，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而武功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士人皆善射，乃不復以環爲意。及卒，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罷三相

五年春正月乙酉，杜衍、范仲淹、富弼罷。以賈昌朝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王貽永爲樞密使。吳育、龐籍爲副使。仲淹弼旣出，宣撫攻者益衆。二人在朝所爲亦稍沮。止衍獨左右之。衍好薦引賢士，而

蘇舜欽

張方平不終

抑僥倖，羣小咸怨。衍婿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祀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婿，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蓋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韓琦言于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同國休戚。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爲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

前輩多以
放廢做實
事鍊真骨
若山水詩
文又其細
者耳

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
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舜欽既放廢寓于吳中與
高僧逸士吟嘯自適衍亦見不爲人所容數求去不
許仲淹不自安奏乞罷政事帝欲聽其請章得象謂
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
臣不若且賜不允若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
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表謝上愈信得象言於是富
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
遂論仲淹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
黨陳執中復譖衍鹿二人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罷知

極目

兖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仲淹引疾求解邊任改
知鄧州調周敦頤爲南安軍司理參軍時郡獄適
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
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辯不聽乃置手板歸取告身
將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
也逵感悟囚得不死二月辛卯詔罷京朝官用保

任叙遷法又罷磨勘蔭子孫新法是月李之才卒
于懷州之才字挺之青社人也朴率自信無少矯厲
師河南穆修修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搏學有淵源秦
漢以來鮮有知者卒之日尹洙兄漸守懷哭之才過

尹漸

哀感疾亦卒之才歸葬青社門人邵雍表其墓有曰
 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 三月巳未
 詔太宗正勵諸宗子授經務學 辛酉韓琦罷時范
 仲淹富弼罷去琦乃上疏曰陛下用杜衍為相方及
 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固
 亦有名至于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富弼大節難奪
 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命弼使虜以正辯屈
 強虜卒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近者李良臣自
 虜來歸盛言北方自虜主而下皆稱羨之陛下兩命
 弼為樞密副使皆忽其有功辭避不受逮抑令赴上

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為陛下立萬世
 之業爾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
 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疏入不報初陝西四路總
 管鄭戩遣靜邊砦主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城水洛
 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曰賊數犯寨必併兵一
 道五路帥之戰兵常不滿二萬人而當賊吳舉國之
 衆吾兵所以屢為賊困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
 今無故奪諸羌之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則
 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滬
 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張忠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諭

亦過

裨將狄青往械滬及士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戩論
奏不已琦是洙而朝議右戩竟徙洙知應州又徙晉
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琦因請外遂出知揚州河
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
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
小人讒害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爲朋黨欲動
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
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唯指爲朋黨
則可盡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
搖唯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

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爲陛下惜之羣邪
益忌修因附致修罪右遷知滁州遷洙知潞州時諫
官余靖歐陽修輩旣已相繼罷去向天下目之爲賢
者執政指之爲黨皆欲因事斥逐之董士廉者即詰
闕上書以水洛事訟洙詔遣御史劉湜就鞫不得他
罪而洙以部將孫用由軍校補邊自京師貸息錢到
官無以償洙惜其才嘗假公使錢爲償之迨按問而
錢已先輸官矣竟坐此貶監均州酒稅其後洙在隨
州而孫甫知安州過隨對榻語幾月無所不道而洙
未嘗有一言及湜者甫問曰劉湜欲致師魯於歿而

通鑑卷二十二
師曾不一言及湜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執政之意，乃欲害洙，蓋湜不能自樹立耳。洙何恨於湜乎？南深服其識量。罷科舉新法，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爲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前所更令悉罷之。夏四月丁亥朔，司天言：日當食，陰晦不見羣臣，皆賀監察御史李京上疏曰：陛下因天之戒，恐懼修省，避正殿，減常膳，故精意感格，日當食而陰雲蔽虧，雖宋景公之熒惑，還舍，商太戊之桑穀，並

李京

枯無以異也。然臣區區竊有所疑者，自寶元初，定襄地震，壞城郭，覆廬舍，歷死者以數萬人。殆今十年，震動不已，豈非西北二邊有窺中國之意乎？二月雷發，聲在易，爲豫，言萬物出地，皆悅豫也。八月收聲，在易爲歸妹，言雷聲入地，避羣陰之害也。今孟夏雷未發，聲豈非號令不信乎？願陛下飭邊臣備夷狄戒，輔臣慎出命，以厭禍于未形。又尚美人弃外館多年，比聞復召入，臣慮假媚道以爲蠱惑，宜亟絕之。苗繼宗，嬪御子弟，乃緣恩私爲府界提點，宜割帷薄之愛，重名器之分。庶幾不累聖政。帝嘉納之。夏人歸石元孫

帝有此盛德而不能容韓范諸臣，豈賈生不善用漢文耶？真千古一憾亦一疑也。

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效。爲國辱。請斬于塞下。以示西人。賈昌朝曰。春秋晉楚戰于邲。楚獲晉知罃。晉獲楚公子穀。臣旣而晉歸穀。臣以求知罃。楚人許之。各全其生。請如故事。赦之。因入對。又袖出魏于禁傳。以奏曰。前代將臣覆沒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編管全州。子弟嘗授陣亡恩澤者。並追奪之。戊申。章得象罷。得象在中書。畏遠名勢。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然亦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論之。得象乃上章求去。遂出知陳州。以陳執中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吳育參知政事。丁度爲樞密副使。未幾。執中與賈

孫抗

評太寬

昌朝言軍民之任。自古則同。至唐別命樞臣主兵務。五代始令輔相亦帶使名。迨于國初。尚緣舊制。乾德以後。其職遂分。是謂兩司。兼持大柄。向以關陝未寧。兵議須一。復茲兼領。適合權宜。今西夏來庭。防邊有序。乞免兼樞密使。從之。時山東盜起。帝遣中使按視。還奏盜不足慮。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人尊愛之。此可憂也。帝欲徙二人于淮南。吳育曰。盜誠無足慮者。小人乘時以傾大臣。禍幾不可禦矣。事遂寢。五月己巳。罷諸路轉運判官。閏月丙午。曩霄遣人來謝冊命。六月丁卯。減益梓州上供絹歲三之一。紅

錦鹿胎半之。秋七月戊申廣州地震。石介卒。介

字守道，兗州奉符人。舉進士，歷官國子直講、太子中

允直、集賢院通判、濮州。魯人稱爲徂徠先生。貌厚氣

完，學篤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是是非非，無所忌

諱。以故小人嫉之，相與出力，必擠之。介安然不惑

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卒年四十一。歐陽修哭之，謂待

彼謫，焰息。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八月庚午，荆南府

岳州地震。九月庚寅，詔文武官已致仕而舉官犯

罪當連坐者除之。冬十月，罷轉運兼按察使，罷宰

臣兼樞密使。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富弼。時滁州

何待其謫
息
連坐之嚴
如此

龔鼎臣

呂居簡

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併所遺孫

復詩。時介已歿，宣徽南院使夏竦深怨石介，譏已常

欲報之，因言介詐歿，乃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

路兵爲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兗州訪介存亡，杜

衍知兗州，以語官屬，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

闔族保介，必歿。提刑呂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

後，具狀上之。始獲免，遂罷弼安撫使。貶孫復監處州

稅，介子孫羈管池州。陳堯佐卒，謚文惠。堯佐字希

元，堯叟弟也。初舉進士，通判潮州。有鱷魚食人，作文

以告，捕而戮之。鱷患屏息。知壽州遭歲飢，欲賑之，曰

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樂從也乃自出米以食
餓者於是吏民各爭出米活數萬人為河東轉運使
以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
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
足吾豈為俗吏哉知開封府則謂任威以擊強盡察
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為政一以誠信凡
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而寬恕行乎
其中文學政事天下所知但其入相也值呂公著累
乞致仕帝不允因詢曰卿去誰可代者公著曰陛下
必欲得英俊經綸之臣則臣所不知若圖任老成鎮

安百度周知天下無如陳堯佐者因得大拜于是極
懷薦引之德遂作燕詞為謝有為誰歸去為誰來主
人恩重朱簾捲之句且攜酒過公著歌以侑之殊失
大臣之體至是卒自誌其墓曰壽八十二不為天官
一品不為賤使相納祿不為辱三者可歸息於父母
棲神之域矣其終身所見蓋如此云周堯卿卒堯
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篤於孝友為學不專於傳注
問辨思索多所自得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
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
為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

通鑑卷三十一
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秋、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邪。讀莊周孟子之書、曰：周善言理、未至于窮理、窮理則好惡不繆于聖人。孟軻是已。孟善言性、未至于盡已之性能盡已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而可與天地參、其唯聖人乎。天何言哉。性與天道、子貢所以不可得而聞也。管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生於不足者也。其講解議論皆若是。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二



